



READERS

读者®

信使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剃头匠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新读者

2016 · 8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613期 四月下

有趣

●叶子

我们能清晰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趣，却很少能明确定义到底什么叫有趣。

以《红楼梦》为例。

我们知道《红楼梦》里，公认黛玉、湘云是有趣的，探春、王熙凤是有趣的；相对来说，迎春、宝钗就不那么有趣。有趣的人里头，黛玉、湘云是有小脾气的，探春是有大脾气的，王熙凤是有暴脾气的；而迎春、宝钗是没脾气的。我们仔细想想，前四个人都有趣在哪儿了。

黛玉葬花，一般人想不出这个玩法。她“嘴贱”，有“携蝗大嚼图”之类的各种“贫嘴贱舌”。

湘云豪迈，喝醉酒后在大石头上就躺着睡着了；拿铁架子烤肉，被人说“乞丐

一样”，还理直气壮地反驳。

探春有玩具收藏癖，喜欢红泥做的小火炉之类的，求宝玉给她买好玩的。元春也了解她，生日都给她送玩具。她脾气大，发怒了能一个大嘴巴抽过去。

王熙凤会说笑话，嘴快人爽利。

这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她们其实都算不上是符合“时代标准”的大家闺秀、公府小姐或媳妇，而她们有趣的那个点，恰恰就是她们不符合自身身份的地方。

本质上，有趣是一场令人愉悦的意外，是一种惊喜。它首先是一种意外——人们认为你本应该是这样的，而你不是。

✿

（林冬冬摘自《东方女性》2015年第10期）



《记曲图》 改琦绘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河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贾 真 李 霞 李秀娟

孙烈举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儒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毅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顾晨曦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玉斌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伟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甄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耀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6470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6年第8期

文苑

【卷首语】 1 / 有趣 叶子

【文苑】 4 / 信使 刘慈欣
10 / 我们这里的澡堂 李 娟
28 / 巴特先生的错觉 黑柯克
50 / 流光似水 加西亚·马尔克斯
68 / 剃头匠 申赋渔

【原创精品】 60 / 坛城 韦 培

【书林一叶】 44 / 现代化与“客死他乡” 贾林芳

人物

【人物】 14 / 潮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名人轶事】 9 / 昂然 徐 冯
31 / 鱼骨头 沈赤子

社会

【杂谈随感】 7 / 齐口不齐心 梁文道
13 / 我们如何相遇，又如何作别 六神磊磊
18 / 知识的迷宫 马伯庸
19 / 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叶倾城
66 / 宽厚谁能不动心 南怀瑾

【话 语】 24 / 中国人的节日负担为什么这么重 鲍君恩

【社会之窗】 46 / 孩子们为什么这么熊 邓 娟

人生

【人世间】 20 / 生命的痕迹 虹 影
32 / 陌生人的善意 庄 玮

【人生之旅】 12 / 死神在酒吧 侯文咏
58 / 6号女士的美丽人生 青 黎
65 / 山茶花开 艾伦·威尔蒂

【婚姻家庭】 34 / 命定的事 阎连科
40 / 只跟你分开一次 李月亮

【两代之间】 26 / 母亲的手艺与哲学 温 瑶
43 / 关于真相 玛莎·丽恩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总第613期) 四月(下)

生活

- 【心理人生】 37 / 刺猬与狐狸 何 帆
64 / 炫富、哭穷会加剧贫富悬殊 鹭 乱
- 【乐 活】 8 / 无所事事不是慢生活 王 欣
- 【生活之友】 61 / 逗人发笑 松浦弥太郎

文明

- 【在海外】 48 / 电视辩论选总统 高晓松
- 【他山石】 33 / 课堂上禁用手机拍摄 石毓智
- 【风情录】 67 / 白桌布 程丹梅
- 【历史一页】 36 / 五更转曲 木 心
- 【文化茶座】 54 / 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张宏杰
62 / 邂逅1933年的中国公民 邓康延
- 【史海拾贝】 42 / 富及他人 马未都

悦读

- 【幽默小品】 51 / 马丁的两个心愿 R. 诺林
- 【言 论】 17 / 言论
-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 【影 像】 22 / 强迫症艺术家的整理天赋 乌尔苏斯·威尔利
52 / 种一把椅子

点滴

- 【意 林】 57 / 为了失去 夏殷棕
57 / 历史 天行健
57 / 花落人未扫 吉田兼好
57 / 生活如书 安东尼·德·梅勒

- 【点 滴】 11 / 不是自由 古 龙
27 / 生动的重复 王 纯
30 / 好玩 倪 匡
70 / 把握发出香味的那一刻 蔡 澜
71 / 时光 蒋 勋
71 / 别样的启蒙 郑燕祥

互动

- 【互 动】 72 / “《读者》光明行动”(35)

艺术

- 【封 面】 春晖(摄影作品)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https://weixin.qq.com/r/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掌
阅书城等平台均有售，搜
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发送短信KTDZB到
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购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和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
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
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
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
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
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
《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信使

●刘慈欣

老人是昨天才发现楼下那个听众的。这些天他的心绪很不好，除了拉琴，很少向窗外看。他想用窗帘和音乐把自己同外部世界隔开，但做不到。

早年，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当他在狭窄的阁楼上推着婴儿车，在专利局喧闹的办公室中翻着那些枯燥的专利申请书时，他的思想却沉浸在另一个美妙的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他以光速奔跑……现在，普林斯顿是一个幽静的小城，早年的超脱已离他而去，外部世界时时困扰着他。有两件事使他不安：其中一件是量子理论，另一件是原子弹。老人并不是在想自己的功过荣辱，他的忧虑要深远得多。他梦见了一片荒原，上面有被残阳映照着的残雪。他试图跑出这荒原，但它太大了，无边无际。后来他看到了海——残阳中呈血色的海，才明白整个世界都

是盖着残雪的荒原……他从梦中惊醒，这时，一个问题像退潮时黑色的礁石一样，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人类还有未来吗？这问题煎熬着他，他几乎无法忍受了。

楼下的那人是个年轻人，穿着现在很流行的尼龙夹克。老人一眼就看出他是在听他的音乐。后来的三天，每当老人在傍晚开始拉琴时，那人总是准时到来，静静地站在普林斯顿渐渐消失的晚霞中，一直到夜里九点左右老人放下琴要休息时，他才慢慢地离去。这人可能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学生，也许听过老人的课或某次演讲。老人早已厌倦了从国王到家庭主妇的数不清的崇拜者，但楼下这个陌生的知音却给了他一种安慰。

第四天傍晚，老人的琴声刚刚响起，外面下起雨来。从窗口看下去，年轻人站到了一

棵梧桐树下。后来雨大了，那棵在秋天枝叶已很稀疏的树挡不住雨了。老人停止拉琴，想让他早些走，但年轻人似乎知道这不是音乐结束的时间，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浸透了雨水的夹克在路灯下发亮。老人放下提琴，迈着不灵便的步子走下楼，穿过雨雾走到年轻人面前。

“你如果，哦，喜欢听，就到楼上去听吧。”

没等年轻人回答，老人转身走了回去。音乐又在楼上响了起来，年轻人慢慢转过身，恍惚地走进门，走上楼去，好像被那乐声牵着魂一样。楼上老人房间的半门开着，他走了进去。

老人面对着窗外的雨夜拉琴，没有回头，但感觉到了年轻人的到来。对于如此迷恋自己琴声的这个人，老人心中有一丝歉意。他拉得不好，特别是今天这首他最喜欢的莫扎特的《回旋曲》，拉得常常走调。有时，他忘记了一个段落，就用自己的想象来补上。还有，那把价格低廉的小提琴很旧了，音也不准。但年轻人



静静地听着，他们俩很快就沉浸在这不完美但充满想象力的琴声中。

这是20世纪中叶一个普通的夜晚，这时，东西方的铁幕已经落下，在刚刚出现的核阴影下，人类的未来就像这秋天的雨夜一样迷蒙……时间过得似乎比往常快，又到九点了。老人停止拉琴，想起了那个年轻人，抬头见他正走向自己鞠躬，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哦，你明天还来听吧。”老人说。

年轻人站住，但没有转身，他说：“会的，教授，但明天您有客人。”他拉开门，又像想起了什么，“哦对，客人八点十分就会走的，那时我还会来的。”

第二天雨没停，但晚上真有人来，是以色列大使。老人一直在祝福那个遥远的新生的自己民族的国家，并用出卖手稿的钱支援过它。但这次大使带来的请求让他哭笑不得，他们想让他担任以色列总统！他坚决拒绝了。他送大使到外面的雨中，大使上车前掏出怀表看，路灯下，老人看到表上的时间是八点十分。他突然想起了什么。

“您，哦，您来的事情还有人知道吗？”他问大使。

“请放心，教授，这是严格保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也许那个年轻人知道，但他还知道……老人又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那么，您来之前就打算八点十分离开吗？”

“嗯……不，我想向您谈很长时间的，但既然您拒绝

了，我就不想再打扰了，我们都会理解的，教授。”

老人困惑地回到楼上，但当他拿起小提琴时，就把这困惑忘记了。琴声刚刚响起，年轻人就出现了。

十点钟，两个人的音乐会结束了。老人又对将要离去的年轻人说了昨天的话：“你明天还来听吧。”他想了想又说，“我觉得这样很好。”

“不，明天我还在下面听。”

“明天好像还会下雨，这几天都是阴雨天。”

“是的，明天会下雨，但在您拉琴的时候不下；之后还会下一天，您拉琴时也下，我会上来听；雨要一直下到大后天上午十一点才会停。”

老人笑了，觉得年轻人很幽默，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他突然预感到这未必是幽默。

老人的预感是对的。以后的天气精确地证实着年轻人的预言。

雨后初晴的这天晚上，年轻人却没有在楼下听琴，他来到老人的房间里，拿出一把小提琴。他没说什么，用双手把琴递给老人。

“不，不，我用不着别的琴了。”老人摆摆手说。有很多人送给他小提琴，其中有很多名贵的意大利著名制琴师的作品，他都谢绝了，认为自己的技巧配不上这么好的琴。

“这是借给您的，过一段时间您再还给我。对不起，教授，我只能借给您。”

老人接过琴来，这是一把看上去很普通的小提琴，但没

有弦！再仔细一看，弦是有的，但是极细，如蛛丝一般。老人不敢把手指按到弦上，那“蛛丝”似乎一口气就可吹断。他抬头看了看年轻人，年轻人微笑着向他点点头，于是他轻轻地把手指按到弦上，弦没断，他的手指却感到了那极细的“蛛丝”所不可能具有的强劲的张力。他把弓放上去，就是放弓时这不经意的一点滑动，那弦便发出了声音。这时，老人知道了什么叫天籁。

老人拉起了《回旋曲》，立刻把自己融入了无边的宇宙。他看到光波在太空中行进，慢得像晨风吹动的薄雾；无限宽广的时空薄膜在引力的巨浪中轻柔地波动着，浮在膜上的无数恒星如晶莹的露珠；能量之风浩荡吹过，在时空之膜上激起梦幻般的亮光……当老人从这神奇的音乐中醒来时，年轻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此后，老人被那把小提琴迷住了，每天都拉琴到深夜。年轻人却再也没来。

这样过了十多天，老人的琴突然拉得少了起来，而且有时又拉起了他原来那把旧提琴。这是因为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忧虑，怕过多的演奏会磨断那蛛丝般的弦。但那声音的魔力让他无法抗拒，特别是想到年轻人在某一天还会来要回那把琴时，他又像开始时那样每晚拉那把琴了。

每天深夜，当他依依不舍地停止演奏时，总要细细地察看琴弦，放大镜下的琴弦丝毫没有磨损的痕迹，它的表面如



宝石一样光滑晶莹，在黑暗中，还发出蓝色的荧光。

这样又过了十多天。

这天深夜，入睡前，老人像往常那样最后看了看那把琴，突然发现琴弦有些异样。

他拿起放大镜仔细察看，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琴弦越磨越粗。

第二天晚上，当老人刚把弓放到琴弦上时，年轻人突然出现了。

“你要回琴吗？”老人不安地问。

年轻人点点头。

“哦……如果能把它送给我的话……”

“绝对不行，真对不起，教授，绝对不行。我不能在现在留下任何东西。”

老人沉思起来，他有些明白了。双手托起那把琴，他问：“那么这个，不是现在的东西了？”

年轻人点点头。他现在站在窗前，窗外银河横贯长空，群星灿烂，在这壮丽的背景前，他呈现出一个黑色的剪影。

老人现在明白了更多的事。他想起了年轻人神奇的预测能力，其实很简单，他不是预测，而是在回忆。

“我是信使，我们的时代不想看到您太忧虑，所以派我来。”

“那么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呢，这把琴吗？”老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奇——在他的一生中，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大惊奇，正因为如此，他才超越别人，首先窥见了它最深的奥

秘。

“不是的，这把琴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我来自未来。”

“怎么证明呢？”

“在您的时代，人们能够把质量转化为能量——原子弹，还有很快将出现的核聚变炸弹。在我们的时代，已可以把能量转化成质量，您看——”他指着那把小提琴的琴弦，“它变粗了，所增加的质量是由您拉琴时产生的声波能量转化的。”老人仍然困惑地摇摇头，年轻人接着说，“我知道，这两件事不符合您的理论：第一，我不可能逆时间而行；第二，按照您的公式，要增加琴弦上已增加的那么多的质量，需要大得多的能量。”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宽容地笑了，说：“哦，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也是灰色的了。好吧，孩子，你给我带来了什么信息？”

“两个信息。”

“那么第一——”

“人类有未来。”

老人宽慰地仰躺到扶手椅上，像每一个了却了人生最后夙愿的老者一样，一种舒适感涌遍了全身，他可以真正休息了。“孩子，见到你我就应该知道这一点的。”

“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是人类最后两颗用于实战的核弹。20世纪90年代末，大部分国家签署了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公约，又过了50年，人类的最后一颗核弹被销毁。我是在那200年后出生的。”

年轻人拿起了那把他要收

回的小提琴，说：“我该走了，为了听您的音乐，我已耽误了很多行程。我还要去三个时代，见五个人，其中有统一理论的创立者，那是您百年以后的事了。”

他没说的还有：他在每个时代拜见伟人都选在其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这样可把对未来的影响减到最小。

“还有你带来的第二条信息呢？”

年轻人已拉开房门，他转过身来微笑着，似乎带着歉意，说：“教授，上帝确实掷骰子。”

老人从窗口看着年轻人走到楼下，已是深夜，街上没什么人。年轻人开始脱衣服，他不想带走这个时代的东西。他的紧身内衣在夜色中发着荧光，那显然在他所处的时代的衣服。他没有像老人想象的那样化作一道白光离去，而是沿一条斜线急速向上升去。几秒钟后，他就消失在群星灿烂的夜空之中。他上升的速度很恒定，没有加速过程。很明显，不是他在上升，而是地球在移动，他是绝对静止的，至少在这个时空中是绝对静止的。老人猜测，他可能使自己处于一个绝对时空坐标的原点，他站在时间长河的河岸上，看着时间急流滚滚而过，愿意的话，他可以走到上下游的任何一处。

爱因斯坦默默站了一会儿，慢慢地转身，又拿起了他那把旧小提琴。

（谢言摘自豆瓣网，李晓林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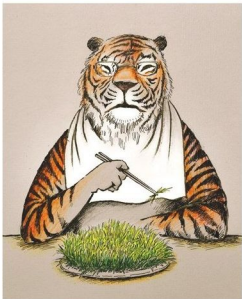
如果按照正常的标准来看，我大概很快就要丧失撰写饮食文章的资格，因为我素食的倾向愈来愈明显，搞不好哪天就要开始吃斋了。

然而，我又很体会余蔡澜先生未能素食的心境。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一桌人坐下来点菜，其中一个事先声明吃斋的话，邻座可能会觉得自己被人冒犯了。因为素食者总给人一种异样的道德优越感，总是使人以为他的伦理标准比较高，自律能力比较强。而大伙吃顿饭本来是件很愉快甚至纵欲的事，突然旁边多了一个禁欲主义者，岂能不叫人扫兴？

其实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很多年前，和一个后来出家了的同学在大排档吃饭叙旧，正当弟兄们兴高采烈地要叫几瓶冰镇啤酒时，他却平静和缓地说：“其实我已经吃斋了。”我们很愕然，一起转头看着他那仿佛散发着天使光彩的慈善面容。他又接着说：“没关系！不用理我，你们尽管点菜尽管吃，我要碗粥就行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野蛮的食人族遇上了从文明社会过来传教的牧师，羞愧难当。我是不是该把他也煮来吃了呢？

看一些鼓吹素食的书，里头常常列举历史上吃素的名人，似乎是想叫大家效法偶

像，找到楷模。不过，他们往往（也许是故意）忽略了一个著名的素食者：希特勒。人称“希魔”的希特勒是素食主义的信徒，常常对军人和学童宣扬吃素的好处，因为当年有一个法西斯思想家认为，素食不仅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状态，还



斋口不斋心

●梁文道

能促进日耳曼人种的进化。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希特勒私底下温良和善，不仅不吃肉，连看到动物纪录片里弱肉强食的场景，都会不忍地扭过头去。在他的晚年，其食谱更是日益单纯，吃来吃去都是那几道蔬菜。尽管如此，他还是煞有介事地在每顿饭之后客气又热情地当面歌颂他的厨娘：“太好吃了！你做的饭永远都是那么

好！我太感谢你了！”

后来有很多学者争论这个问题，不少人怀疑希特勒究竟是不是个百分之百的素食者，有人认为他吃素吃得不够彻底（因为他吃蛋），有人发现他其实很喜欢一道用鸡肉做的菜，也有人找到证据证明他只是尽量少吃肉而不是完全不吃肉。不管怎样，这些讨论都隐隐带着一股难捺的情绪，否认希特勒是素食者的人总想努力确认他真不是一个好东西。例如一个学者写到最后，干脆有点气地说：“无论如何，就算他偶尔吃素，也绝对不是为了道德。”

为什么这批学者要这么努力地揭露希特勒素食的真相呢？那是因为怕别人用他诋毁素食者的形象，更怕有人因此对他多了半分人性的同情与理解。

其实客观地看，素食者的品格就一定比较高尚吗？人类可以为了某种信念吃斋，但不能反过来推出素食者道德都很高尚的结论。在我看来，一个不忍残杀小动物的希特勒，要比一个沉溺在酒池肉林里的希特勒更可怕。想想看，一个害怕参观牲畜屠宰场的人（据说他曾经被乌克兰的一座屠宰场吓傻了），却下令“解决”几百万人的生命，这不是非常变态吗？

（一叶知秋摘自网易作者的博客，邱 颀图）

无所事事不是慢生活

●王欣

家里相熟的阿姨有个女儿，今年26岁，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但三年里至少换了五家公司。

每次她辞职之前，都会约我出来倒一倒苦水，说起自己如何不被重视、被老板压榨、被同事算计，甚至公司离家太远、考勤太严……最开始我还支持她换工作，但直到她要换第五家公司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谁在公司没有经历过被剥削、被排挤、被轻视的阶段？每天早出晚归、准时出勤、完成工作，这难道不是每个人生活的常态吗？总之，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终于，在她说到同事俗气、心眼多、合不来，决定第五次辞职时，我打断了她，劝说：“任何人去任何公司上班，都是为了挣钱生活、积累经验，而不是为了去交朋友。同事只是为了完成公

司目标而被商业契约绑在一起的陌生人，只要他做好他的、你做好你的，大家能共同完成工作就好。如果能成为朋友，那是良缘；不能成为朋友，下班了就一拍屁股各走各的，关起门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至于他俗不俗、土不土，和你真的没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因为这个原因辞职挺不理智的，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结果，小姑娘对我说：“不考虑了，上班太没劲了。我其实想过慢生活。去腾冲开个咖啡馆，简简单单，也挺美好的。”

那次见面之后，小姑娘真的就打包离开北京，去了腾冲。看她的朋友圈，果然在当地开了个咖啡馆，每天拍猫、拍草、拍阳光，感叹这才是生活。不得不承认，有几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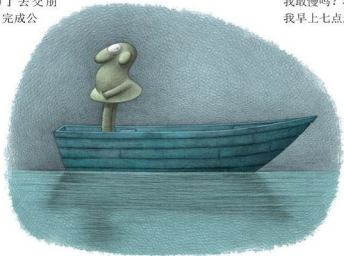
看了也的确很羡慕。

直到前不久，小姑娘打电话给我，支支吾吾说要借钱，说进入了淡季，没什么客源，但日常开销还是要付的。她实在不愿意再打电话向家里要，她妈只会唠唠叨叨，让她赶紧回老家找个正经工作，根本不理解她。

我沉吟了一下，给她转了一些钱，虽不是她想借的数目，但我让她不必惦记还了。挂电话前，我对她说：“别怪我帮你妈说句话——如果你的咖啡馆一直是靠花家里的钱运转着，那你过的就不是慢生活，而是啃老的生活。”

我今年决定辞去一切全职兼职、专心在家写一阵书的时候，好些熟人对我说：“真羡慕你，自由职业，想睡就睡，想写就写，真正的慢生活。”

我敢慢吗？我真的不敢。我早上七点起床，迅速吃





完早饭，便坐到电脑前开始写作。无论是整理书稿，还是撰写专栏，我都要保证在中午12点前这几个小时是心无旁骛、全神贯注的。

午饭后，我集中与各类刊社就约稿需求进行沟通——确认合作，协商修改，约定一切相关事宜。这些其实和我以往每天的工作内容一样；邮件往返，电话会议，见面沟通，案头落实——唯一的区别，只是办公地点不一样而已。

如果我能按时、保质完成当天的计划，那么，我的确可以自由安排剩下的时间，买菜做饭、看闲书、喝大酒、玩玩儿狗什么的。如果我能在这段时间内都坚持认真完成计划，那也许我就有时间和闲钱出门旅行一阵。但，要是因为犯懒、松懈或者任何自找的理由，拖延了工作，我就得有那么几天不能好好睡觉，没日没夜赶工，并面临因此造成的脱发、爆痘、胃痛等一系列健康危机。

你想慢，但签过的合同、定死的时间不会慢，维持生活的种种消费不会慢，唯一能和你一起慢下来甚至彻底停顿荒废的，是你好不容易掌握的某种重要技能。

作家村上春树从20多岁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后，至今30多年，不间断地写作、出版。他把自己的一天规划得井井有条：清晨出门跑步，然后写作直至中午，下午学习，晚上社交。很多人羡慕他整洁、温馨的书房，有唱片、吧台、各种小玩具。如果你能像他一

样，每天坚持写作4小时以上并长达40年不间断，那么你也配拥有一间这样的书房——虽然里面堆满了好玩的一切，但当你工作时，你知道你不会受任何影响。

作家严歌苓也是如此。她说：写作是一种长期的自律训练。当你懂得自律时，那些困难都不算什么。我每天都会和自己结账，今天有没有做什么有价值的事，我不想荒废时间。当你看到我慢下来，那是因为我已经往前走了不少。

是的，所有你看到的，那些惬意、闲适、无拘无束、不受金钱困扰的慢生活，其实都是人生给予自律者的奖赏，是生活中某一个甜美的瞬间，却并不是全部与日常。

你敢慢下来，是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然后，在其他把人把时间用于工作、扯闲、无聊发呆，甚至猜忌谩骂的时候，你做完了便可以停下来，把剩余时间花费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上。

慢生活，是有底气的自给自足，而不是好吃懒做的得过且过。

所以，当你再一次去了什么古镇旅游，被小镇一脸安详的居民和简单古朴的生活感动，觉得必须从大城市辞职，来这里安居乐业才不枉下半生时，请你认真地想一想：打动你的，是不是这种生活的表象？又或者，你有没有维持这种表象的资本？

开咖啡馆、卖私房菜、做最有品位的客栈老板娘……这

些事情，统统是严肃的生意，需要精打细算、深思熟虑，做好完整的、可持续的商业计划时，才得以成立。若你把这些简单想象成一种生活方式、一条对抗朝九晚五工作的退路，很抱歉，那是一条死路。

又或者，你想彻底辞职，靠穷游环游中国甚至世界，你不怕风餐露宿、粗茶淡饭，甚至必要时可以上街卖艺……在你晃悠悠一阵后想重回职场、投入社会，却会因简历上断裂的一大段空白而被挡在大多数公司门外，于是居无定所、打零工，从你选择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你以后不得不过的生活。这样，你也无所谓吗？

无所事事、碌碌无为，并不是慢生活，而是消极地活着。

（晓 芸摘自微信公众号“反裤衩阵地”，刘 宏图）

昂 然

● 徐 冯

杨绛说，钱钟书从小喜爱美术，常拓《唐诗三百首》上的插图，署名“项羽之”。项羽是钱钟书的偶像，“羽之”是指项羽的英雄气概。钱钟书小时候身子骨单薄，但骨子里却有一股昂然之气。成年后做学问，他从不迷信权威，天下典籍为其所用，恐怕就与这种昂然的精神状态有关。

（一叶知秋摘自《今晚报》2016年2月12日）



我们这里的澡堂

●李 娟

洗澡应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在澡堂子里放声歌唱呢？开始只有一个人在哼着，后来另一个人唱出声来。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最后就开始了大合唱。再后来，隔壁男澡堂也开始热烈地回应。异样的欢乐在哗哗流水中颤动，幅度越来越大，周期越来越短……这样的欢乐竟不知是怎样结束的。

有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唱，而且自始至终只唱一首歌，还只唱那首歌中高潮部分的最后两句。不停地重复啊，重复啊，像是刀尖在玻璃上重复地划着……幸好这是在澡堂子里，澡堂微妙的氛围似乎可以包容一切神经质的行为。

回音总是很大。水在身体外流，久了，便像是在身体内流，很热，水汽浓重……不知道唱歌的人有怎样一副爱美的身子……唱的那句歌词是什么，始终分辨不清，声调却尖锐明亮——尖锐明亮而难

以分辨内容，那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触。

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在无意地、悠闲地哼着不成调的曲子。相互认识的人随意聊着无边无际的话题，话题不停地分岔，越走越远，自己几乎都要在庞大而复杂的迷宫的分支中迷失了——它们影影绰绰地漂浮在澡堂中，忽浓忽淡，往排气扇方向集体移动，消失于外面干爽凉快的空气中。

歌声其实是次要的。唱歌的那人也并未意识到自己在唱歌。身体一丝不挂，举止单纯，额外的想法暂停。灵巧的手不停地揉搓澡巾，洗过的长发在头顶扎成团歪倒在前额上。肤色明亮，水淋淋的，身形交错。男孩子们隔三岔五地尖叫，甩着小鸡鸡跑来跑去；女孩子们则为自己没有小鸡鸡而深感诧异。

家庭主妇们拎着水桶和盆，扛着搓衣板，一个一个调试水龙头。终于找到水流大一点的龙头，然后摆开阵势，埋首于肥皂泡沫中，赤身裸体地奋力对付一堆脏床罩、窗帘、被套。

年轻妈妈们搬来了澡盆，澡盆里还漂满了塑料玩具。妈妈们一边搓揉头发上的泡沫，一边厉声斥责孩子，让他们不要啃塑料鸭，不要喝洗澡水。

有人在努力刷牙，满嘴泡沫，浑身抖动。

老板娘和顾客在外面吵架，几乎快动起手来了。里面又开始了新一轮大合唱。

突然又有小孩子惊天动地地大哭，四处喊着找妈妈。找到妈妈后，妈妈顺手抽了他一个大耳光。

澡堂里总是热气腾腾、水汽缭绕。人多的时候，更是又闷又挤，得三个人共用一个龙头。人与人之间，最轻微的联系也意味着最黑暗的深渊。不时有陌生人挤过来，主动提出要帮我搓背。被我谢绝后，她会立刻请求我帮她搓背。

龙头和龙头之间没有隔板，洗澡的人面对面站着，看过来的视线在中途散开。水很大，一股一股地倾泻。澡堂中间的大池子水汪汪的，不时有小孩在里面摔倒，但尖厉的



哭声要酝酿三秒钟才能迸发出来。

外面的更衣室四壁和天花板悬满水珠，一滴一滴冰凉迟缓地落下。灯光静止、幽暗。正在穿衣服的人肢体洁白，而目模糊。居然有人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饭菜，笔直穿过更衣室，掏出钥匙，打开尽头的小门，闪进去。等她再出来时，换了身衣服，拿着雨伞，挽着小包。她把门依旧锁上，穿过更衣室，消失在另外的门里。这个更衣室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门？

有衰老的身体背对着我站着，身体濡湿，衬裙多处被浸成了透明。她没有办法将身体擦干，因为她太胖了，手臂不能转到后面，不能抬得更高。她低声唤我：“孩子，拉一拉吧……”她是一位哈萨克族老人。我走过去，看到她的衬裙在背上拧成了一股绳。我伸手去拽，感觉到肌肤和衬裙间的巨大摩擦力。水很顽固，我帮着拽了好一会儿才弄平展。然后我沉默着走开，她也没有道谢。她很老很老了，老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来洗澡，更衣室里有不祥的预兆。

另有一个刚刚开始发育的女孩，水淋漓的皮肤光滑黝黑，身子硕长柔弱，每一处起伏，都是水波静止后，唯一不肯停息的一道涟漪，像鸟起飞之前瞬间的凝息。鸟羽干净，翅膀微张……还有水晶中自然形成的云雾——透过这水晶看向蓝天，那云雾轻轻地旋转。而最美的是在那旋转正中央静止不动的、纤细的轴心。

她站在水中，水花四溅。我亲眼看到，那

水花并不是触着她的身体才溅开去的，而是触着她了她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才溅开去的。

在澡堂洗澡，我这平凡的身子、平凡的四肢，随后将被裹以重重的衣裳，平凡地走在黄昏之中。我不再年轻了，但远未老去。千万根头发正在生长，几处伤口正在愈合，患关节炎的双膝“嘎吱”微响，颈椎骨刺轻轻地抵着只能以想象感觉到的某处。呼吸均匀，疾病在身体深处安详地沉睡，而青春在一旁秉灯日夜守护。她想唤醒他，但忍了又忍，泪水长流……这些都由我的身体小心收藏着。很多次我站在水龙头下的激流中，发现澡堂里最后只剩下了我一人。空旷，寒冷，澡堂中央的大水池平静明亮。

去澡堂洗澡，带必备的用品——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却总是做不好。当我侧着身子，又一次绕过水池子走向我经常使用的一个龙头时，便拼命想：这一次忘记了什么呢？我侧着身子，在拥挤的森林中行进，草丛深厚，灌木浓密，树木参天。我发现一只静卧伏在布满翠绿色字母图案的蛛网上的，背部生有红色塑料纽扣般明亮的奇特器官的六脚蜘蛛……我轻轻地扒开枝叶，俯身在那里，长久地看着。这时有人从我背后悄悄走开，永远走开……而在此之前，我在这森林里已独自穿行千百年，没有出口，没有遇到任何人。

（秋水长天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我的阿勒泰》一书，本刊有删节，何保全、于泉绘图）

不是自由 ●古 龙

一位朋友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想’是最自由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去‘想’。”

他还说：“如果一个人放弃了去‘想’，这个人就放弃了快乐的权利。”

说这话的是我的挚友，可是我不同意他有关“想”的这种说法。

因为只有“想”，才是最不自由的。

你可以去想你高兴去想的每一件事。

你可以去想你是孙悟空，你可以去想你是秦始皇，你甚至可以去想你是玉皇大帝——为

所欲为，随心所欲。

可惜这不是“想”，而是“幻想”。

那么，“想”是什么呢？

你做错了一件事，你一心“想”不去“想”它；你爱过一个人，那个人抛弃了你，你发誓再也不去“想”这个人。这件事了……

可是每当你形单影只，或辗转不能成眠时，你要不去“想”的事，忽然间就涌上你的心头了。

人类为什么总是要想一些他该去想的事呢？这是不是人类最大的悲哀之一？

（李金锋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谁来跟我干杯》一书）

死神在酒吧

● 侯文咏



这是病人告诉我的故事。

当妇产科医师宣布我得了卵巢癌时，我心里想，天啊，这已经是我这一生得的第三种癌症了。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广告：有个人从山谷跌了下去，没死；他站起来又被货车碾了过去，还是没死；最后被闪电击中，一样没死——原来死神在酒吧喝着某品牌的啤酒，暂时忘了自己的工作。

一开始我想到的就是这个广告。不过，这次我未必能够那么幸运了。我心里其实很明白，卵巢癌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像我这样的病人，很少有活过一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往乐观的方面思考。我心想，既然我都撑过了前两种癌症，那么就沒有道理不能撑过第三个。

我是病房的护理长，到现在为止，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像我这样吃尽各种苦头的护理长，有个很大的好处：病人一

旦知道你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之后，她们就真的会从内心喜欢你、尊敬你，并且倾听你的意见。有一阵子我的口头禅就是：“你看我，得了三种癌症，还不是一样在这里继续奋斗……”

后来我愈来愈少用到这句话了，因为每次老病人向新病人介绍我时，很自然就会说：“你看护理长，她得过三种癌症……”

这样的说法给病人比医疗还要大的信心——如果护理长得了三种癌症都能活下去，那么他们自然也能活着。我的存活变成了一种乐观或是奋斗的象征。大家都强烈地希望我活下去，而我也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必须如此。

老实说，从某个角度而言，我需要我的病人远胜过他们需要我。我很少在乎我自己内心的想法，可是我的工作让我发现病人内心的恐惧与不

安，于是我告诉自己不要那样。

最近，我们病房有一位女性末期癌症患者，她知道老公在外面有女人之后，自杀未遂。后来我就告诉她：“既然你都要走了，有人愿意替你照顾他，有什么不好呢？”

我跟老公谈起这件事时，他只是笑笑。“我是说真的，”我又说了一次，“如果我走了，我希望你再去找一个亲密的伴侣。”

他还是一样，只是笑笑。四年多以来，我安排保险、房地产以及存款等未来的事时，他就是那样笑笑。他不喜欢谈那些事情，仿佛我的那些安排都不会发生似的。

我试图让生活没有什么不同，自己开车去医院上班，接受化疗，接送女儿上下课……假装一切都如同往常。有时候我也会怀疑我这样是不是在自我欺骗，可是我没有别的



我们如何相遇，又如何作别 ●六神磊磊

我来讲两个侠客相遇的故事吧。

清朝乾隆年间，在洞庭湖畔白马寺镇，一个偏僻的村落里，一位刀客遇见了一位村女。

刀客上前问路，村女却说：“你去挑小半桶粪，加满清水，给我把花浇一浇。”这真是一句废话——我只是向你问路，怎么竟叫我浇花，将我当作你家雇工一般？没错，原著里金庸也是这么说的。

刀客只略一迟疑，就去挑了粪，浇起花来。他想的是：“这姑娘生得瘦弱，要挑这两大桶粪当真不易。我是有一身力气的男子汉，帮她挑一担粪又有何妨？”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元末，在安徽女山湖畔的蝴蝶谷，一个少年遇到了一对母女，他们素不相识。

“我快死了，求你送她去昆仑山找她爸爸吧。”小姑娘的母亲说。少年点了点头说：“好。”这是一句废话。昆仑山在万里之外，他们两个孩子如何去得？没错，原著里金庸也是这么说的。

少年答应了。他真的带着小女孩，跋涉千山万水，经历重重艰难险阻，在昆仑山找到了她父亲。



这位父亲打算好好感谢他：“你随我回去，我传你几门天下罕有敌手的功夫。”这位父亲的武功很高，名震江湖，少年不是不知道。哪怕学到一招半式，也大有好处。

可少年却没有答应。他一定是想：我说好了送你女儿的。既然送到了，那我就走了。

侠客们的相遇，常常是一种简单模式：既然送到了，那我就走了。

而今天我们的相遇，常常是另一种模式。握手之际，我们脸上堆笑，心里却飞走盘算：他会求我什么？我能要他什么？人人紧捂着自我的包裹，反复揣摩着对方的动机，唯恐被他人窥见。

现实中，人人怀揣侠客梦，但人人一张路人脸。所以我们发现，越来越难见到有趣的陌生人。

相遇和作别有很多种，最棒的莫过于温暖一笑，急人之难，临去时挥一挥手，道声再见。“既然送到了，那我就走了。”这大概是最好的告别。

（平 平摘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连培伟图）

办法。

我女儿今年十六岁，她从十二岁开始就陪我抗癌了。或许我在潜意识里觉得这次我可能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不知不觉会利用接送女儿的时间告诉她诸如煮饭、做菜、收拾碗筷、用洗衣机……这些妈妈应该教会女儿的事情。她总是邈邈远远的，我很不放心，我常常在车上为了这些琐事吵架。今天下午在车上她竟然问我：“妈，你是不是明天就要

死了？”

我想了一下，说：“还不至于吧？”

“如果不是的话，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急着逼我呢？”

我听完之后没说什么，脸沉了下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给她这么大的压力。

晚上临睡前，我发现她把厨房的碗筷洗好了。她留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妈，对不起，我今天下午说了那些话。请你不要担心我。我不会

永远邈远的，我只是不希望你死掉……”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妈妈也不想死掉啊。后来我又想起那个死神在酒吧的广告。我算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吧。可是我想起那个死神那么悠闲地喝着啤酒，我却在这里忙个半死，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痛哭。

（小 寒摘自文化出版社《侯文咏极短篇》一书，宋德禄图）



● 从玉华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进入人生的第九十九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3回工资；她说现在的电视节目太难看了——“民国的人去哪儿了？”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各种体积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朱清时、饶毅、施一公……都曾坐过那个沙发。但是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

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甚至在学术圈里，从香港给她带东西，只用提“中关村的李佩先生”，她就能收到了。她的“邮差”之多，级别之高，令人惊叹。

在钱学森的追悼会上，有一条专门铺设的院士通道，裹着长长的白围巾的李佩被“理所当然”地请到这条道上。有人评价，这位瘦小的老太太“比院士还院士”。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这位百岁老人的住所，就像她本人一样，颇有些年岁和绵长的掌故。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过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者。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李佩先生60年不变的家，就像中关村的一座孤岛。这座岛上，曾经还有大名鼎鼎的郭永怀先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两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



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 22 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后来，李佩将郭永怀的骨灰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请了出来，埋葬在中科院力学所内的郭永怀雕塑下面。

此后的几十年里，李佩先生几乎从不提起“老郭的死”，没人说得清，她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只是，有时她呆呆地站在阳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1999 年 9 月 18 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 23 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 8 厘米，用 99.8% 的纯金铸造，重 515 克——见到的人都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 年后，李佩托一个到合肥的朋友，把这枚奖章随手装在朋友的行李箱里，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任校长朱清时打开箱子时，十分感动。

没什么不能舍弃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女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这个经历过风浪的女人，在那个年代做了很多擦边的事，有的甚至是

“提着脑袋”在干。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 1979 年 1 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 1988 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 76 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 915 名中美联合培养的物理研究生。当时没有托福、GRE 考试，李佩先生就自己出题，李政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选录学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生英语教材，她就自己编写，每次上课，她带着一大卷油印教材发给学生。这些教材沿用至今。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语言学系主任 Russel Campbell 称作“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她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论文答辩时，她都要求用全英文陈述。

1987 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 80 来岁。

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庄，是李佩的博士英语班上的学生。如今，他在大小场合发言、讲课，都是站着的。他说，这是跟李佩先生学的，“李先生 70 多岁时在讲台上给博士生讲几个小时的课，从来没有坐过，连靠着讲台站的姿势都没有”。

在马石庄眼里，李先生是真正的“大家闺秀”。“100 年里，我们所见的书本上的大人物，李佩先生不但见过，而且与他们一起生活过、共事过，她见过太多的是是非非、潮起潮落。”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 30 多岁的忘年交李伟陪路着，一起去银行，把 60 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 30 万

元。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 104 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 1968 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探求“钱学森之问”

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 80 岁才开始。81 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 1998 年到 2011 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 600 多场，能容纳 200 多人的大会厅每场都坐得满满当当。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上过这个大讲坛。“也只有李佩先生能请得动各个领域最顶尖的腕儿。”有人感慨。

等到 94 岁那年，李佩先生实在“忙不动”了，才关闭了大型论坛。在力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她和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80 岁的“老学生”，每周三开小型研讨会，这样的研讨会延续至今。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

在李佩 90 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 20 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 20 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森文集》中文版。对外人，李佩先生常常讲钱学森，却很少提郭永怀，旁人说李先生太“大度”了。

不孤独

因为访客太多，李佩先生家客厅的角落里摆了很多小板凳。有年轻人来看她，八卦地问：“您爱郭永怀先生什么？”她答：“老郭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不会讲假话。老郭脾气好，不像钱学森爱发脾气。”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

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了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有好些事。”

相反，她感慨自己“连小事也做不了”。看到中关村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横冲直撞，甚至撞倒过老院士、老科学家，她想拦住骑车人，但她说：“他们跑得太快，我追不上了。”

尽管力气越来越小，她还是试图对抗庞大的推土机。

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科源社区的 13、14 和 15 号楼也面临拆迁的命运。李佩和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院士等人，通过多种渠道呼吁保护这些建筑，力求将中关村“特楼”建成科学文化保护区。中关村的居民感慨：“多亏了这两位老太太！”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朋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将是一个博物馆。

（小 慕摘自《中国青年报》2016 年 1 月 13 日，李 晨图）



悦 读 · 定 律

当整个民族都买便宜货和打折货时，（民族工业）死亡就快了。因为越便宜越好这种消费文化阻碍了真正好产品的出现。

——原德意志银行亚太区
投行执行主席蔡洪平

据说现在开车有三种心态：比我开得快，作死！比我开得慢的，会开吗？和我一样快的，较劲是吧？

——开车的心态

如果非洲象按目前每天54头的数量持续被杀戮，当我女儿夏洛特公主25岁时，世界上将没有非洲象。

——英国威廉王子

美国掀起“留学德国潮”，德国正成为美国学生热门的留学目的地。

——德国《焦点》周刊近日称，不仅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学生喜欢到德国留学，美国学生也越来越喜欢德国的大学

韩国过半数青年认为，结婚并非自己的“义务”。

——韩国保健和社会事务研究所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1179名中学生中，52.6%的人认为单身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且有这一看法的女性数量要多于男性

白手起家的富人比继承财产的富人更慷慨，也更愿做慈善。

——比尔·盖茨如是说，



基辅经济学院和华盛顿乔治敦大学的专家通过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空气净化器是我见过的最会装模作样的家电，特别像办公室里假装工作的我们。

——总算找到了同类

这不是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虚荣心，而是要通过表扬来感染其他人去做好事。

——长春一名男子8年捐助他人20万元，求媒体表扬

人们普遍担心基础教育水平下降，岂不知孩子的玩耍能力下降更让人担忧。

——日本艺术教育研究所所长多田千寻

年轻人不守时是永远迟到，老年人不守时是永远早到。

——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区别

当时的他是最好的他，后来的我是最好的我。可是最好

的我们之间，隔了整个青春。怎么奔跑也跨不过青春，只好伸出手道别。

——八月长安《最好的我们》

有人说，朋友是一面镜子，而这样的朋友就像哈哈镜，你的不足是他的长处，有这样的参照，你就不会轻易沾沾自喜——你永远无法并行的朋友让你知耻而后勇。

——主持人翟永元

上班和下班泾渭分明是20世纪蓝领的工作模式。

——网友来福脑认为，在第三产业，尤其是智力服务业中，工作和生活不分本就是常态。你自己就是最大的资产，如果不24小时磨砺自己，资产就会随着知识的老化而贬值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喝茶人不过两种姿势：拿起，放下。茶若人生，沉时坦然，浮时淡然。

——茶如人生

中国女性期望中的理想伴侣，月收入至少应达到6701元，但是，目前中国男性的平均月收入是2808元。

——中国某婚恋交友网最新的年度调查结果，近15000名未婚网友参与了调查

社交网络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把光阴虚度得好像很充实。

——上网的弊端
(玉琴、月月鸟、凡尘等摘)

我在写一篇专栏文章，需要查阅一下关于宣武门的资料。

现在查资料比从前方便多了，只消在网上检索一下，立刻得到海量信息。于是很快我就得到了想要的资料，准备动笔写了。

这时我的动作忽然停了一下。我用的搜索引擎有一个功能，它会显示所有和关键词相近的词。我搜“宣武门”，它就细心地显示出了音近的“玄武门”选项，以防止某些粗心的用户输错了词。

“既然如此，回顾一下‘玄武门之变’也不错，看看里面会不会有我没见过的新资料、新观点。”我是这么想的，于是点了进去，开始阅读。说实话，这里罗列的资料，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它用的图很有趣，李世民的配图居然用的是1993年拍的那一部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剧照，林俊贤主演的。

那一部电视剧播放的时候，我年纪还小，没什么印象。不过主题歌非常好听，是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演唱的《爱不释手》。这首歌常年在我的车载MP3里，每次听都特别提神。此时既然看到，不妨顺便一听。

熟悉的旋律响起，李丽芬那浑厚低沉的声音传来。我闭上眼睛欣赏了一阵，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李丽芬的歌我从小就听，她的歌不多，但

《爱江山更爱美人》《得意的笑》等我都耳熟能详，可是我从来没有了解过她的生平，甚至一度还对她的性别产生过怀疑。

可不能继续这么无知，万一哪天跟别人说起李丽芬，连人家什么来历都说不清楚，怎么好意思自称歌迷？

我欣然点开歌手生平，开始从头看起。哦，原来她是台湾歌手，擅长女中低音，声音带有男声特有的磁性，因此早期发展不顺，直到和小虫合作，才一下子火起来……我一行行扫过她的履历，忽然看到一句话，说她是台湾第一个尝

试牙买加雷鬼曲风的女歌手……

牙买加雷鬼曲风？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酷啊。我毫不犹豫地调出搜索引擎。

我的求知欲在半分钟内就得到了满足。雷鬼是Reggae的音译，结合了传统非洲音乐的节奏、美国的节奏蓝调及原始牙买加民俗音乐……我的习惯是，如果不懂技术，那总可以看看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和八卦，比如量子物理我完全不懂，但哥本哈根学派和海森堡的恩怨我还是可以看得津津有味。我翻了一下，雷鬼的代表人物是Bob Marley，是他把雷鬼推向全世界。在1979年“一份爱一份和平”的演唱会上，他把牙买加总理曼利和他最大的政敌西加的手握在一起，高举过头顶，象征宽容与和解，帅到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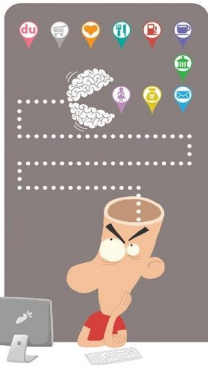
一下，这个曼利和西加到底怎么结的仇？他们各自代表的是牙买加什么政党和阶级？政治斗争到了什么地步？有什么著名事件？我又去找了一圈牙买加历史，发现最吸引我的不是近代政客斗法，而是17世纪英国舰队和加勒比海盗贼手，在这里死磕西班牙人的传奇故事。

还要继续去搜，我突然一抬头，发现已经过了半天时间，关于宣武门的专栏文章我还一个字都没写……

（义曼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2月上，小黑孩图）

知识的迷宫

●马伯庸





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叶倾城

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她90岁的时候，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她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齐邦媛

她桌上有个牛皮纸袋，装着“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阻碍。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什么是读书人的样子呢？

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抓获。6月18日，监利官走进他的囚室，向他出示枪决命令。已在狱中完成《多余的话》的瞿秋白，此刻正在伏案写诗，听了后头也没抬，答：“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直到把诗写完后，他才起身去刑场，选了一块草坪，盘腿坐下后，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然后慷慨就义——是读书人的样子。



瞿秋白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知道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性，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疾

病而断裂。苏伟贞每天带一摞书进去，再将他看完的一摞带出来。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床头柜上的书，还翻开着。死亡，割断时间，使其成为“生前”与“死后”；阅读，令时间永恒，永恒到一句话、一条画过的横线。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这是读书人的样子。

最令人羡慕的，当属董鼎山。

2015年年初，93岁高龄的董鼎山给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他老了，死神一直在追他，与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软弱、病痛……都在追他。



董鼎山

他谢过最后几位专栏编辑、出版社编辑与有心文友，最后的话是：“再会了，读者朋友们。如有来讯，将使我非常开心，以解除我的寂寞。”

作为读书人的他，先行离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静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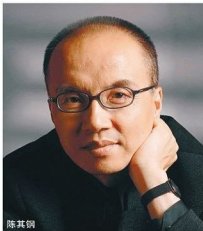
这是我能想象的，身为作家，最体面优雅的死亡：结束最后一部连载，停下最后一个专栏，结束最后一部书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记、信件烧毁，想留存于后世的交给助手。半生收藏的书籍，有价值的移交给图书馆，其他的谁爱看谁拿去。向所有人说过再见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真是至大福气。但愿我有。

（芊 芊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微信号 ipress）



扫描二维码，分享内容



陈其钢

陈其钢是享誉世界的中国作曲家，他的作品电影配乐《归来》《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等堪称经典，他还是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词、曲作者，是当今少数几个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极为活跃的中国作曲家之一。然而，在他心中，一切荣誉都不及儿子陈雨黎宝贵。陈雨黎曾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录音总监和音乐制作，然而天妒英才，在陈雨黎29岁时，他的生命在一场车祸中戛然而止。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2012年9月4日，竟会是我跟雨黎诀别的日子。那年8月底，雨黎从北京出发去瑞士访友，不料在苏黎世湖边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再也没有回来……最终，我们把儿子的骨灰带回中国，安葬在北京。雨黎走了，我才发现，我的思念，早已横生一株青藤，在心间不肯走开，更会在夜深人静时轰然来袭。在无望的刺痛中，我一寸寸搜寻儿子的生命痕迹……”儿子去世后，陈其钢含泪写下这段话。

儿子去世后，陈其钢和妻子飞去瑞士，他们将儿子最后几天走过的路走了一遍，试图找到一些关于儿子的什么，抓住哪怕一丝一毫的线索。他们带着恐惧、渴望和怜惜入住儿子最后下榻的酒店，走进儿子去过的露天泳池，对比着儿子发在微博上的照片，小心翼翼地靠在他曾经靠过的角落，尝

生命的痕迹

●虹彩

试着感受他的体温。

2012年的北京，秋天来得格外早，漫天飞舞的黄叶被秋风裹挟。陈其钢和妻子翻出多年前的录像带，那是陈雨黎九岁的时候，在钢琴上显现出了超群的天赋，妻子惊喜地录下的一段视频。画面上的儿子坐在凳子上，兴高采烈地刚弹了几个小节，陈其钢就打断了他：“重来重来，太机械化了，重来一次！”“我弹得很好啊，你为什么不要我这样？”对于儿子不服气的态度，陈其钢非常不悦，而儿子居然挑衅地看着他：“那你来弹一段啊！”陈其钢一时语塞，因为他不是钢琴专业出身，无法示范。画面中的陈其钢阴沉着脸，不说话了……如今重看录像，陈其钢很内疚。当初为什么对儿子那么缺乏耐心？他大可不必发那么大的火。因为他

们忙于工作，儿子六岁时才回到他们身边生活。育儿专家说，童年与父母分离，会导致亲子关系隔膜，但陈雨黎没有，每天都兴高采烈地向陈其钢展示新学到的钢琴技巧。陈其钢一直以严父自居，他总是希望儿子再优秀一些，更优秀一些。抚摸着儿子的照片，陈其钢说：“现在看来，作为一个孩子，他弹得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当时，我对他却那么严厉。我出生在音乐世家，期望儿子能够比他的前辈有更高的造诣。”

陈雨黎18岁的时候，决定放弃音乐，去巴黎高等商学院学习企业管理专业。虽然他对儿子的决定很失望，但儿子问他：“我没有子承父业，你失望吗？”陈其钢故作大度地说：“没有，你觉得快乐就去做好了，我支持你。”听到父亲的支持，陈雨黎笑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眼神里流露出感激之情。四年后，陈雨黎完成了企业管理的学业后，还是无法割舍对音乐的向往，于是去纽约学习。陈其钢比谁都高兴，他没有用强制的手段，命运却依然让儿子渐渐靠近了自己所站立的地方。

2007年6月，陈其钢被任命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当时团队里急需一个既懂录音又懂管理，而且能用外语与外国团队沟通的人，奥委会选定了陈雨黎，由他负责音



乐录音，出任录音总监。陈其钢很高兴，比他自己拿奖还兴奋。

陈雨黎以录音总监的身份参与到奥运会的工作中后，他表现出来的敬业、耐心和豁达，让父亲暗自慨叹。

开幕式中有一个场景叫“太极”，很多作曲家参加了无记名音乐征稿。导演组一一听过征得的作品后，觉得有一段音乐最合适。开卷后，陈其钢看到是儿子陈雨黎的名字，但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他给负责开幕式的领导很正式地写了一封信，表示为了避嫌，不应该采纳陈雨黎的作品。尽管导演组觉得陈其钢的处理方式过于武断，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意见。

对此，陈雨黎没有说一句反驳父亲或者不满的话，他的成熟和包容让陈其钢很欣慰。其实奥运会这样的机遇，对于任何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陈雨黎也渴望一鸣惊人，可是为了成全父亲，他选择了沉默。

三

在整理陈雨黎的遗物时，陈其钢发现他的邮箱中竟有800多个联系人，便对妻子说：“儿子的朋友众多，而我却没能成为他的朋友，我对儿子的了解少得可怜。我想补偿对儿子的疏忽，要从他的朋友那里找回一个丰满的儿子，我要带着对儿子满满的记忆欣慰终老。”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陈其钢给儿子这800多个朋友逐一写去邮件，请他们描述各自眼中的陈雨黎，以及和陈雨黎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哪怕只是工作中极少有的合作。不久以后，陈其钢收到了各种语言的回信。

陈雨黎的一个法国朋友加百利告诉陈其钢，雨黎在美国上大学时养成一个习惯，喝红酒的时候竟然兑可乐，对于酷爱红酒的法国人来说，这简直要了命，因此这成为加百利“修理”雨黎的重点，不过雨黎也相当顽固，虚心接受，就

陈雨黎



是坚决不改。他才知道，陈雨黎悄悄喜欢上一个叫苏娜的美国女孩，他们三个经常在一起聚会。在音乐上，他们三人的口味不尽相同，他们经常开玩笑贬低对方喜欢的音乐家，嘴仗打得并不亦乐乎……陈其钢想，原来儿子这么可爱而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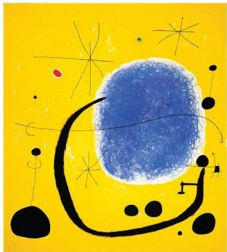
在众多的朋友回信里，陈

其钢渐渐熟悉了儿子的生活，仿佛看到在北京凌晨的小饭馆里，儿子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工作结束后，在那里吃夜宵、喝啤酒，在北京的夜色里，天南地北地聊生活、聊艺术、聊世界，挥洒他肆无忌惮的青春……在这数百封邮件里，陈其钢终于拼凑起儿子的完整生活，如同看到他栩栩如生地回到身边，陈其钢一次次老泪纵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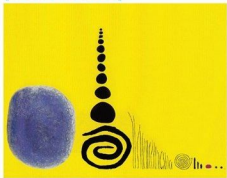
2013年9月，陈其钢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授勋仪式在法国驻华大使馆举行。按照陈其钢以往的性格，这样的授勋仪式，他只会和大使先生两个人出席，但这次他破例请了许多朋友，他们几乎都是陈雨黎的朋友，他想利用这个契机表达对儿子的感谢、思念和歉意。

在授勋仪式上，陈其钢将手捂在胸口上说：“陈雨黎走了，他未尽的音乐梦想将由我和我的朋友们以及众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共同实现。”他保留了陈雨黎工作室的全部器材和人员，并且继续高标准地制作不同类型的音乐。同时，从不执教的他决定以公益的形式，小范围地而向年轻人举办音乐工作坊。陈其钢希望通过与青年作曲家对话并分享经验，给他们提供更多认识自我、发现自我的机会——这是他怀念儿子的一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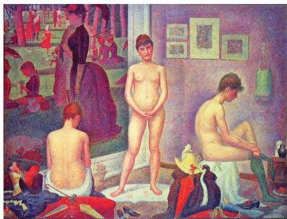
（依宁摘自《英愁·天下男人》2015年第12期）



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大师胡安·米罗的名作《The Gold of the Azure》



整理过后节省了一年画布，经济又实惠



老彼得·布吕赫尔的《The Fight Between Carnival and Lent》



这是他把所有人弄回家后的样子



人当然没忘，按顺序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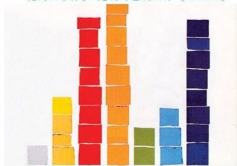
乔治·修拉的《Les Poseuses》，点彩画派作品，画面由点和像素构成。把所有“点”整理起来，放在一个袋子里。

强迫症艺术家的整理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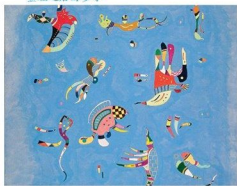
● (瑞士) 乌尔苏斯·威利



德国画家保罗·克利的色块画作《Farbtaf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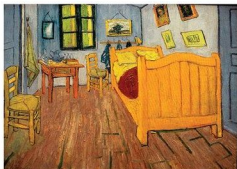
整理之后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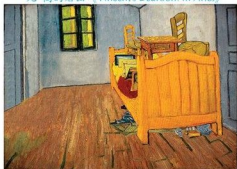
瓦西里·康定斯基的《Sky Blue》(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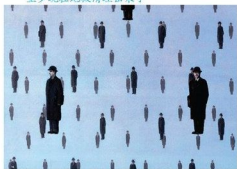
瑞士艺术家乌尔苏斯·威尔利有一项天赋技能，这是一种深得强迫症患者之心的整理艺术，他能够将巨目之所及的东西打乱重新整理，让其获得艺术性的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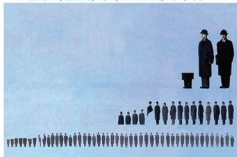
凡·高的名画《Vincent's Bedroom in Ar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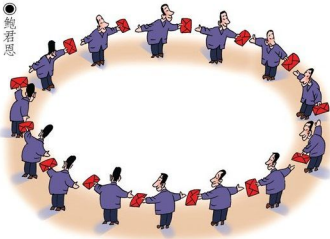
至少现在地板清理出来了



勒内·马格里特的《Golconda》(局部)



● 鲍君恩



中国人的节日负担 为什么这么重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春节恐怕不是轻松愉快的假期。未婚青年的痛苦，是又要面对亲戚朋友“什么时候解决个人问题”的关切；已成家立业者的痛苦则更甚，你必须提着礼物把所有重要关系拜访一遍，仅送礼的人情支出就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据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中国家庭的人情支出占总收入的22.1%，尤其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城市家庭（占总数的25%），人情支出竟占了总收入的将近一半。

中国人的人情支出为什么这么多？可能有人将之归结为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世界公认最爱面子的。但同属汉文化圈，儒家传统痕迹更重的韩

国，虽也有多达96%的国民抱怨“红包炸弹”，但2014年韩国工薪阶层的平均人情支出约33万韩元，只占总收入的1%。

送礼文化

现代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礼物交换的象征意义往往远大于实际价值。比如德国人最喜欢送的礼物是书，廉价酒、巧克力也是常见的伴手礼。如果礼物过于贵重，德国人会觉得很尴尬。

欧美国家的婚礼上极少见到塞满钞票的红包。欧美国家的人非常注重礼物的包装，这恰恰是中国人不太重视的。

中国人的送礼文化在两方面与众不同：一是礼物价值，在经济能力范围内越贵越好，

或干脆送现金，且送礼场合远不限于节日和红白喜事，几乎逢事必送；二是缺乏仪式感，往往是钱到心意到，一般不太在意礼物的包装。

中国式送礼被认为是儒家重礼文化的延续，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传统观念，注重的是礼节、礼数，而非礼物的价值本身。直至晚清和民国，中国民间送礼也仍然更重视礼品的象征性而非工具性，送礼过程有相当烦琐的仪式和讲究，与今天的日本类似。

人情与庇护系统

“人情”并非中国的特殊国情，更非国民性的体现。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尽可能认识更多的人，尽量维持住已认识的熟人，便成为个人生存的最优策略。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熟人社会与费孝通定义的“传统熟人社会”有本质差别。

传统熟人基于亲缘和地缘纽带，相互之间来往频繁，有大量的劳务和经济互助，因此送礼无须太贵，一般也不会出现货币——货币体现的是直接的买卖关系，而人情的维系需要相对暧昧的表达，尽量避免物化痕迹。

1949年以前，在农村和城市底层居民中，婚宴随礼大多是喜烛、小家具等廉价日用品，礼金并不多见，而且数额极少，这正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最典型的是压岁钱，中国



人给孩子压岁钱，原意是镇恶驱邪，最初送的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币，本质上是护身符，不在市面上流通。直到明清，压岁钱也是用红绳串起的铜钱，挂在孩子脖子上，象征性大于实用性。压岁钱的成倍增加，其实是晚近的事。

1949年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终结，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国民都被纳入与国家计划体制匹配的组织当中，虽然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和纽带依然有效，但重要性大幅降低，交往规则也变了。

在传统熟人社会，决定人们关系的主要是血缘、地缘这种天然纽带，关系的维护成本很低，注重仪式感和程序性，低价值的礼物往来就能巩固稳定的关系。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能帮你排除困难的人或能给你制造困难的人，才是你最重要的社会资源。缺少天然的情感纽带，只能靠高频次、高价值的送礼才能建立并巩固可靠的关系，仪式感并不重要。

人情支出的不仅是金钱，实际上，在给重要关系送礼时，让大部分人更烦恼的是在不方便送现金时，选择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对方满意，以及送礼时怎么不让人看见——不但要避免送礼时被其他熟人撞见，也要避免撞见熟人送礼的尴尬场面，为此，有些人送礼前还要特意踩点。这大概是中国人逢年过节最浪费时间、精力的事。

最大的变化在于，今天留在体制内的中国人已变成了少

数，体制外的人无须考虑给老板送礼，尤其对离开家乡在陌生城市工作的年轻一代来说，苦心维系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大幅降低。

朴睿咨询发布的《2015年末中国送礼市场研究报告》颇能显示出这种剧变：

绝大部分受调查者（30岁以下）年货是在电商平台购买的，过年期间的自我奖励和给父母、伴侣的平均花费要高于给公司领导或商业伙伴的。考虑到不同地域和人群对电商的接受差异，受调查对象绝大部分是体制外的白领。



人情冷热与社会救济

虽然脱离体制使得在熟人社会构建庇护系统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但是，需要人情来解决的问题并未减少，因为又有伴随扩大的自由出现的新困难，比如：生孩子会遇到落户、入托、择校等一系列问题，在医疗卫生、司法、企业经营等事情上，往往会因为是否有熟人而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所有与垄断性机构组织或有行业有联系的地方，通过人情建立起来的庇护系统都能发挥效用。所以，中国人的庇护系

统，只是从单位、组织的熟人社会扩展到了陌生人的外部社会，对多数人而言，依然需要通过人情建立起一个庇护系统。

今天，人情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庇护系统，它还是一个自我救济系统。如今，中国底层社会的困境在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人口流出地区的救济系统濒于瓦解。这正是低收入阶层人情支出反倒相对更多的原因——在生活没有保障的前提下，在熟人身上的感情投资，正是为了使自己失去生存能力后获得救助。

西方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工业革命后，乡村居民大量向城市流动，人与人之间血缘、地缘关系弱化，早早终结了传统熟人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契约社会，资源的分配、矛盾的解决全靠契约维持，制度给个人生活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小。

从历史悠久的宗教救助组织，到“二战”后西欧普遍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国民的基本生活都有足够保障。这导致个人在生活遇到困难时，更倾向于求助政府和社会组织，无须依赖亲友相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简单纯粹。

所以，礼物文化在西方和日本、韩国等国更符合其原始意义，礼物仅仅是维护和巩固亲友关系的一个象征媒介，表达性远大于工具性。

（殊 洋摘自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喻 梁图）

母亲的手艺与哲学 ●温 瑶

一个家，厨房才是核心地带。厨房是个保藏智慧的地方，女主人用情多深、心思怎么样，从锅碗、调料、蔬果就能略窥一二。

妙手天成，炫技之夜

我母亲是个天生的好厨师。据她说，小时候外公不常回家，外婆上班早出晚归，落下的中间这一餐让他们兄妹几个好生痛苦，于是她这个当大姐的就自然而然、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饭做菜。后来出嫁，她的婆婆、我的祖母是地主家的女儿，吃喝用度铺张考究，尤其在吃的方面。

什么火烧什么水，什么时节吃什么菜，规规矩矩，方寸不乱。母亲投师于我祖母门下，不足一个月，厨艺已初见长进；三月余，突飞猛进；到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是婚丧宴席

都能操办得游刃有余，街坊邻居无不交口称赞的居家小能手、好厨娘。

小时候过年，凉菜、热菜全部提前备好。饺子要包好几百个，水果、小食都不得少，富余出来的时间就留给亲人说私房话。那光景，常常是午饭

撤下去的饭菜，晚上热一热接着端上来，仿佛永远吃不完，而话能说到天荒地老。外头鞭炮噼噼啪啪地放，屋里腾腾的热气最终扑到了窗玻璃上。如果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雪，客人便不忍走了，母亲会自然而然对大家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把诗说得像家常话一样。那是我记忆里最浓郁的年味儿，浓妆淡抹，意蕴悠长。其实桌上的菜不外那几样：豆酱、酥肉、酥鱼、什锦锅子、扣肉丸子、干炸带鱼、八宝炒酱……视各家经济情况而定。假如半天下来谈兴不

开，母亲做的年夜饭便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传统的过年菜一年少似一年，没人吃了。这几年的年夜饭更像是摆设，设宴一桌，静候客，但少有人只因挂念而前来叙话了。我看着母亲一次次把热好的饭菜再端下饭桌，自己也不吃一口，就在一旁撺掇：“不如咱以后不做这些肥鱼大肉了，只做锅子、饺子，谁想吃谁吃，怎么样？”母亲眼睛一亮，正中下怀。

任意围炉，奇香荡漾

我家的锅子是羊肉锅。羊肉一定要选来自内蒙古草原的上好羊肉，洗洗涮涮，然后切成肉丁，加各种香料下锅炖。炖肉的当儿准备自己喜欢吃的素菜。胡萝卜绝不能少，待到羊肉炖烂，将准备好的素菜下水飞余，半熟时铺到锅



减，母亲会亲自下厨额外备几样小炒。小炒都是新鲜菜，清清爽爽，不油腻。没有胃口时吃几样甜点也很享受，八宝饭、核桃酪是永不会出错的选择。

年味变淡是从家里老人去世开始的。到最后一位老人离

底，舀几勺带汤的羊肉那么一浇，火“啪啪”一点，再搁点几辣椒。另起锅，挖少许自制猪油在锅内化开，烧到七八分热时迅速淋到锅子里的辣椒上，做到麻、辣、鲜、香，这羊肉锅子就成了。如果不够吃，再兑些肉汤，继续煮。这

是全年吃得最慢、最长的一顿饭。年三十，吃饺子前，我们一家人就围着这么一只锅子，嘘寒问暖，各诉心事。吃到满头大汗的时候，体内积蓄了一个冬天的寒气、怨气，因为这羊肉的香气，都被神奇地驱走了。

古时候祭祀少不得各色牺牲，用其香味召唤祖先和神灵，可见，一盘人间美味果真可以看得惊天地、泣鬼神。我母亲似乎一早就领略到食物的高妙，说她做的饭菜摄人心魄，并不是虚言。她是留着这一手，把亲人朋友往自己身边拉拢呢。

母亲还特别细心，每逢吃锅子，必做一盘水晶山楂，这是最受全家欢迎的一道菜，解酒除腻就靠它了。

咆哮与舒展，甜与辣的哲学

母亲嗜辣，却做得一手好甜点。我小时候根本没发觉，到这两年才知道，一个女人的情绪，全靠这“甜”“辣”二味调节。我常见母亲一言不发地坐在厨房餐桌旁看书、练字、织毛衣，火上往往炖着骨头汤，或是煮着大枣红豆。这时候，谁也不忍打扰她，她必有心事，这心事牵扯着生老病死，她不能也不愿把这些事随便地说。这期间她做的菜往往由微辣上升至鲜辣，至暴力辣仍不见封顶，那架势似乎意在把自己乃至全家谋杀。如果有一天，她突然做了一道油炸糕，那意味着她想通了，一腔怒火已被一场大雪压了下去，天下太平了。近几年我学

乖了，会时不时要求她做几块油炸糕，帮着她一起做，大家开心。

油炸糕这种甜品非得用糯米才行，豆沙馅儿要自己调。虽然是一款不起眼的小甜品，但境界要比糕点店的巧克力慕斯高得多。西式甜点有股子不加节制的放肆，中式点心则含蓄委婉得多。做这道点心要耗费相当多的时间。首先得把红豆、大枣清洗干净，红豆要用水泡一整夜。隔天，红豆、大枣放一起，加水，煮两到三个小时。待到水分全被吸干时，起锅，然后全手工压烂，过程中往里加糖，加多少视个人口味而定。馅儿做好之后，要准备糕皮，其间又有一道蒸的工序。待到糕而出炉，要趁热把做好的豆馅儿塞进去，揉成团儿，压扁，然后投到油锅里用文火炸。母亲的手艺好到从不炸焦皮，炸得外脆里嫩，吃到中心丝丝香甜。如果嫌油大，可以放到蒸锅上蒸一蒸，油就会从皮上的气孔里流出来，皮也恢复了柔软本色。

有锅子，有饺子，有油糕，有山楂，东西虽少，但五味俱全。吃完用茶水清口，然后嚼着瓜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这时谁都不想操心明年的事，亦不想说后悔的事。旧岁已除，新年未到，这段时光仿佛偷来的，我们任性挥霍，心无挂碍。一年也只有这一餐，没心没肺的快乐已成仪式一般。

（紫 独摘自中信出版社《舌尖上的新年》一书，赵希岗图）



生动的重复

●王 纯

一位老师抱怨说：“咱这工作太单调了，三年送一届学生。一轮一轮地重复，教材都倒背如流了，想想都觉得没意思。”

一位要退休的老老师说：“我教了一辈子书，从来没觉得单调。每一届学生都不一样，教学过程也不一样。即使同一课，每次讲授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生动的重复。你因为熟悉才有底气，才能在此基础上富有创造性地工作。”

“生动的重复”，说得真好。草枯了明年还会绿，但已经是不同的草了；花落了明年还会开，但也是完全不同的花了。生活中，有这么多有趣而生动的现象，看似重复，其实种种细节已经变化了。所以，我们要尽量让平淡的人生变成“生动的重复”。

（郭旺启摘自《长白山口报》2016年2月6日）



巴特先生的错觉

● [加拿大] 里柯克

巴特先生一生都误以为他活着是为了做好事。无论费多少时间、添多少麻烦，他都会照做不误。不管别人是不是想请他帮助，他都会帮上一把，否则便不会甘心。

朋友中无论是谁有点烦心的琐事，巴特先生都会面带笑容地出现在这家人门前；无论何时，他听说哪位朋友要乔迁新居、买卖家具、更换女仆、雇请司机、维修水管或购置钢琴，他都会闻风而起，转眼就到。

有一天晚上我在俱乐部的衣帽间遇到他，当时他正在神

采飞扬地穿雨衣和长筒靴，我一眼便看出他准是又要去做某件善事了。

“您这是上哪儿去呀？”我问道，因为我知道他巴不得我这样问。

“我正要去艾瓦莱·琼斯夫妇。他们刚来本市，您知道，刚刚搬进新居，就在塞尔德姆大街。”

“可那是在郊外呀，现在都快十点钟了，而且外面已开始下雨哩。”

“哈哈，”巴特先生一边调整雨靴，一边欢快地说，“我从来就不担心下雨——它对人

有好处。我还没去过他们家哩，不过我会找到的。我有一种在夜间找人家的很简单的方法，只需在那一带挨家挨户敲门就行了，敲到一定的时候，总能找到的。”

“现在上那儿去不是太晚了么？”我问道。

“我亲爱的朋友，”巴特先生热心地说，“我对此一点也不在意。我放心不下的是，他们年纪轻轻的，才结婚几个礼拜，刚搬进新居，也许什么都没安顿好哩，而且还孤孤单单的，连个解闷的伴儿都没有。”

他一边说一边费劲地穿雨衣，越说越陶醉于自己行善的激情中：“天哪！我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才得知他们到本市来了，要不我早在几天以前就去拜访他们了。”

说着他就冲进了雨中，他的脸在街灯的映照下闪烁着仁慈的光芒。

第二天吃中饭的时候，我在俱乐部再次遇到他。

“哎，”我问道，“你找到琼斯夫妇家没有？”

“找到了。”巴特先生说，“天哪，幸亏我去了。只是找他们家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不过我不在乎这点，我早料到会这样的。我至少敲了二十家的门才总算找到了，那儿还没安路灯，黑灯瞎火的，而且冷得要命。不过嘛，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一家接一家地砰砰敲门，一直敲到有人开门。我在每一家门前都喊同样的话：‘您知道艾瓦莱·琼斯住哪儿吗？’他们不知道。于是



我说：“那好，继续睡吧。用不着下来开门了。”

“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我发现那幢房子一片漆黑。琼斯从楼上的一扇窗里把脑袋伸了出来。“你好，”我喊道，“我是巴特。”‘实在对不起，’他说，‘我们已上床睡觉了。’‘我亲爱的孩子，’我又朝他喊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把钥匙扔下来吧。穿好衣服再下楼，我可以在楼下等你们。我一点儿也不会介意的。’”

“你想一想，”巴特先生继续说，“那两个可怜的家伙十点半就上床睡觉了，那纯粹是由于太冷清、太无聊啊！真的，幸亏我去了。‘既然如此这样，’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我可得让他们振奋起来，得把这儿的气氛搞活跃一点才行。’”

“他们从楼上下来了，我们坐在运家具的木箱上而聊了一会儿。琼斯夫人想给我煮点咖啡。‘我亲爱的孩子，’我说，‘那绝对不行。还是让我去煮吧。’他们不同意，可我非去不可。厨房里乱糟糟的，为了找咖啡，我不得不打开至少二十个罐头盒。不过，最终我还是把咖啡煮好了。‘好了，’我说，‘喝吧。’他们说他们大约一小时以前刚喝过。‘那不算，’我说，‘一定得喝。’于是，我们坐下来，一直聊到了午夜。开头还有点儿冷场，我只好一个人唱独角戏。后来我使出了自己的浑身解数。你知道，我要是打开话匣子的话，还是很能侃的。大约到午夜的时候，他们的兴致好像提起来一点了。琼斯看了

看表，说：“天哪，过午夜了！”我想他一定很高兴这样度过一晚，然后我又更开心地聊了一阵子。每隔一会儿，琼斯就会说“天哪，到十二点半了”或“到一点钟了”。

“当然，我一直在留意不要待得太晚。走的时候和他们约定今天再去帮助他们整理东西。他们不依我，但是我非那样不可。”

就在那一天，巴特先生又去了郊区，帮助琼斯夫妇并井有条地布置好了家具。

“我忙了一整个下午，”他后来告诉我，“脱掉外衣大干了一场。先是挂那些画——他们早上试图自己把它们挂起来，可结果没有哪一幅是挂对地方的，因此我不得不把它们全取下来，然后我就认真地干了起来。”

几天以后，巴特先生又向我做了进一步的汇报。

“是呀，”他说，“家具全开箱了，并摆了出来，可我不喜欢那种摆法。有不少家具我看着就别扭，我真想劝琼斯卖掉它们换新的。不过这事儿不急，我要等很有把握了再说。”

自那以后巴特先生好像忙得够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在俱乐部根本见不着他的影子。

“艾瓦莱·琼斯夫妇近况如何？”我问道，“在新居住得还舒心吧？”

巴特先生摇了摇头。

“不成，”他回答说，“开头我就担心会这样。不过我现在正在帮琼斯迁到离城近一点的地方住。我整个上午都在替他们找公寓，一找到合适的我

就帮他们搬过去。我喜欢公寓远胜过独门独户的私房。”

于是，琼斯夫妇没过多久就搬家了。然后，巴特先生又替他们选钢琴，还为他们张罗买墙纸和木器之类的事儿，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的新家还没完全安顿下来，突然又出现了新的麻烦。

“艾瓦莱·琼斯病了，得了某种热病，这可怜的人！他都已得病三天了，既没告诉我，也没派人来找我。硬汉都这个样儿——总是想单靠自己挺过去。我得马上去看他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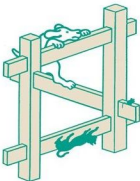
此后我每天都从巴特先生处听说琼斯先生的病情。

“我每天都守在他床边，”他说，“可怜的人，昨天他一度病情非常严重，神志不清，胡话连篇。我在另一间房里都能听清楚，看样子他好像觉得有人在追捕他。‘那个该死的老混蛋走了吗？’我听见他这样说。”

“我走进房去安慰了他几句。‘这儿没别人，我亲爱的孩子，’我说，‘没别人，只有我巴特。’他转过身去，呻吟了一声。琼斯夫人请求我离开他。‘您看来也累坏了，’她说，‘到外面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吧。’我回答说：‘亲爱的琼斯夫人，我累点有什么关系呢？’”

最后，无疑是由于巴特先生的精心看护，艾瓦莱·琼斯的病好了。

“是呀，”几个星期之后巴特先生对我说，“琼斯现在总算好了，他的病也真够折磨人的，自从他得病以来，我还没



好玩

●倪匡

静，对声色犬马意兴阑珊……原因之多，随手拈来，就

我曾信奉“最要紧好玩”的原则，也确实一直有十分好玩的日子。可是近年来，情形却十分不妙，我发觉好玩的人多不再玩，所以日子愈来愈不好玩。

好玩的人不再玩的原因极多：或羽化而登仙；或乘桴浮于海；或退出江湖，闭关自守；或躲进小楼，自成一统；或遵医嘱而规规矩矩；或守间令而战战兢兢；或觉今是而昨非；或悟往日太荒唐；或忽然转性，视打坐练气重于一切；或大表后悔，要把已逝青春追回；或岁月不饶人，发落齿摇，难以为继；或晚年唯好

可以有这么多。

好玩的人由于种种原因而不再玩，世界自然愈来愈不好玩。如果耐不住寂寞，硬是要玩，只怕客观情形也无法以主观愿望为转移，硬是不好玩，一点办法也没有。

于是，只好“想当年”，同样的情形，当年如何如何好玩，现在如何如何不好玩。自己一个人转转酒杯，想想当年，还不要紧，若对别人想起当年，那么在别人的眼中，必然变成最不好玩的人了！

（小 举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生活体验》一书）

有哪个晚上清闲过哩，总是忙个不停。不过嘛，先生，我已得到回报了，这比我所做的任何事都更令我感到欣慰。那小两口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您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您知道吧，那个可爱的小媳妇生怕我劳累过度，希望我能彻底地休息一下，到某个地方去做一次长时间旅行。她先是建议我去南方，我笑着说：‘亲爱的琼斯夫人，那是我最不愿去的地方，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热。’她一点儿都不感到为难。‘那就去北方吧，’她说，‘去加拿大，最好是去拉布拉多。’紧接着那个好心的女人就去找来了地图，看我坐火车最远能到什么地方。‘完了您可以穿滑雪靴继续前进。’她发现每年春天都有一趟船去昂加瓦，她希望我乘船北上，等下一趟船去时再回来。”

“那一定令人信感欣慰。”我说。

“噢，那当然，”巴特先生热情洋溢地说，“我做什么都值得了，我得到的何止是报答。我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亲戚，我的朋友们便是我的一切。我真是无法向你描述，当我想到我所有的朋友时心里是何等热乎，他们见到我总是那么高兴，总是不愿接受我哪怕微不足道的帮助。但若是不能征求我的意见和听取我的忠告，他们又总觉得什么事都有点儿美中不足。”

“比如说琼斯吧，”他继续说，“你知道，这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是俱乐部的门卫确凿无疑地告诉我的——每一次艾瓦莱·琼斯到俱乐部来，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笑吟吟地问：‘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热乎乎的。”巴特先

生停顿了一下，有人会说他已经热泪盈眶了。要是这样的话，那他眼睛里的和善之光透过泪水，就像阳光照彻四月的雨水了。他离开我去衣橱间。

我刚起身就有一个陌生人进来了，他身体单薄，性情温和，一副诚惶诚恐的神色。他鬼鬼祟祟地进门，探头探脑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巴特先生在俱乐部吗？”他悄悄地对门卫说。

“在的，先生，他刚去衣橱间，先生，我不是……”

但那人已转过身去，直奔大门，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那是谁呀？”我问道。

“先生，”门卫回答说，“是一位新会员，艾瓦莱·琼斯先生。”

（余长生摘自《里柯克作品集》，刘程民图）



鱼骨头

●沈东子

沃尔特·席格是与特纳、培根齐名的英国大画家，被誉为英国印象派绘画的先驱。席格年轻时喜欢在街头写生，一次在法国北部海边画画时，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站在一旁看。旁观者也不是没有，但这小姑娘逗留的时间比较长，于是席格忍不住问她：“喜欢我的画吗？”小姑娘犹豫半天才说：“嗯……喜欢。”席格立刻明白了小姑娘的真实想法，又问：“为什么不喜欢呢？”她又是一阵犹豫，然后说：“是这样，席格先生，我总觉得在你眼里，这世界很脏……”

席格大惊，忙问：“你是谁？你怎么认得我？”原来这小姑娘叫克莱门蒂娜，是席格的朋友霍吉尔夫妇的女儿。席格经常去霍吉尔家，从来没注意过她，但她对席格印象深刻，虽然不太喜欢他的画，但被他那艺术家的派头所吸引，说是看画，其实是看他呢。席格的目光幽幽的，头发一甩很帅气，确实蛮招女人喜欢。

他见小姑娘有如此独特的艺术见解，便请她转告父母，允许她上席格先生家做客聊艺术。约定的那天到了，克莱门蒂娜来到席格在半山腰上的豪宅，席格刚好出去了，女管家接待了她。

女管家估计她是个小粉丝，便请她小坐片刻，说大画家马上就回来。克莱门蒂娜等了一会儿，百无聊赖，就打量起屋里的摆设。屋里实在太脏了，东西四处乱放，毫无章法，那女管家一看就不会操持家务。克莱门蒂娜忍不住把袖子一捋，开始规整各种物品。先叠被子，再扫地，她看见一只土得掉渣的盘子里，拥着一块鲑鱼的骨头，便顺手扔进垃圾桶，把盘子洗干净放回橱柜。这时席格回来了，刚进门就咆哮起来：“我的鱼骨头呢？”克莱门蒂娜说扔了。“你这多事的混蛋！我正要画它呢……天哪，那只漂亮的盘子呢？”“洗了，放到橱柜里了。”

席格就欣赏吃剩的鱼骨头、颜色暗淡的土盘子，怪不得克莱门蒂娜觉得他的画脏。不过席格没再怪罪她，反而在那年冬天，专门为她画了一幅肖像画。画面上的克莱门蒂娜，手握一支冰球杆，可谓英姿勃发。后来，霍吉尔一家回到英国。再后来，“一战”爆发，“二战”爆发，世界陷入混战中，席格与霍吉尔家的联系也中断了。

直到有一天，席格忽然接到邀请，请他去一趟首相府。席格来到首相府，出来迎接他的竟是克莱门蒂娜。

此时的克莱门蒂娜是什么身份呢？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太太。正是席格当年画的那幅《冰球女郎》，让丘吉尔爱上了克莱门蒂娜。此后在席格的指导下，丘吉尔的水彩画大有长进，工作间歌会唱着烟斗画上两笔。两个男人相约互相给对方画像。丘吉尔画的席格，工整逼真，政治家画画嘛，不敢太张狂。席格就不一样了，他画的丘吉尔很抽象，放在画廊展出时得到评论家的高度赞赏，被誉为“席格先生所作肖像画中的精品”。但克莱门蒂娜不这样看，她认为席格把她丈夫画脏了。展览结束后，席格把这幅画送给她，但她转身就把画作踩了个稀烂。

（梅晓琳摘自《深圳商报》，冯 煌图）



陌生人的善意 ● 庄 玮

11月初的一天，我看到波士顿市中心公园的树上，挂着帽子、手套、毛衣等保暖用品，还有一张字条：“我没有迷路。如果你被困在寒冷的户外，请随意取用保暖。”

接下来几天的所见所闻更让我确信：人世间最美好的礼物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圣诞节前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带着女儿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把车开进一条石沟，车头下垂、后车轮悬空——必须动用保险公司的急救服务了。打通电话，很快有人开着带有拖车设备的大卡车过来了。那师傅将我的车拖回马路上，并帮忙检查，居然完好无损。他告诉我，动用了拖车

设备，超出了保险公司单次急救服务的定额，本来需要我额外付费，不过他说不让我付费。“节日快乐！”他和我握了握手就走了。

那一瞬间，我站在寒风中感觉好温暖。

“脸书”上一位朋友贴的故事，更是让我对陌生人的善意感到震撼。故事的主角叫玛丽·金，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女教授。1981年，她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丈夫突然说要和她分手，因为他爱上了他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完便收拾行李，离家和他新的爱人一起到海外做野外考察去了。

金教授当时听了无言以

对，其心中的震惊和所受的伤害可想而知。第二天她照常去上课，上完课被系主任告知，她已经拿到了终身教职。她从幼儿园接了5岁多的女儿爱米莉回家，发现家里遭小偷洗劫，满地狼藉。在这一连串的戏剧性经历之后，最让她犯难的是：如何既当好妈妈又做好本职工作？当时她马上去华盛顿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接受研究基金会的面试，可是谁来照顾她的女儿？

她只好请她母亲从芝加哥飞到旧金山来帮忙。母亲是个老派人，在接她从机场到家的路上，一听说孩子的父亲已经离家出走，完全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老母亲一路抱怨，然后便开始数落自己的女儿：“在眼下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能丢下孩子不管，去参加什么学术会议？不行，我不能照看爱米莉，你必须自己照看孩子！”

金教授一看这情形，便只好给她的导师打电话，说没法去参加学术会议了。导师当时已经到了华盛顿，一听她的境况，便建议：“你把爱米莉带来一起开会吧。我和爱米莉很熟，在你面试的时候，我可以陪爱米莉玩啊。”“可是爱米莉都没有机票。”“没事，我马上给她和你母亲订机票。对不起，我得挂电话了，订机票去了。再见！”

第二天一早，金教授和母亲、女儿三人去旧金山机场，她得先把母亲送上回芝加哥的飞机，然后和女儿一起飞往东海岸。可是那天去机场的路很



课堂上禁用手机拍摄

●石毓智

自从有了电脑，人们用手写字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现在不少学生在课堂上用手机拍摄教学内容，不想用笔记。但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学有明确规定，课堂上禁止用手机拍摄教学内容。

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系雄冠全球，学校位于世界IT行业的心脏——硅谷。教室里现代化教学设备应有尽有，然而很多学科的教学完全不用电脑，仍然坚持传统的教授方式，就是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板书，学生记笔记。在一些课上，老师明确规定，只能以手写方式记笔记，不能用笔记本电脑记录，更不允许用手机拍摄。

斯坦福大学为什么要坚守传统？这是由学科的性质决定的。像数学这种学科，要使用大量的抽象符号，而且内容大都是定理公式的证

明推导，如果老师只展示事先准备好的PPT，学生就没有机会领悟推导过程。再加上自己不动手抄写，上课内容成了过眼云烟，脑子里留下的印象会很浅，结果根本无法掌握这些知识。

老师过度依赖PPT也会影响教学效果。写板书可以强迫老师不偷懒，每次上课前老师都要认真备课，如此才能“温故而知新”。试想一下，假如老师用PPT，只需准备一次，



然后年复一年地用，老师自己是轻松省事了，结果可能不是熟能生巧，而是与教学内容越来越隔膜。

手写是美国至今仍然非常流行的一种重要教学模式。沃尔特·莱文是麻省理工学院知名的物理学教授，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网络上，我系统地看了他三门课的教学实况录像，包括“物理学入门”“电磁学”“振动原理”，全部是用手写板书。

学生要体验“学而时习之”的快乐，必须放弃用手机拍摄而用手记笔记；老师要做到“温故而知新”，也要少用PPT而多写板书。

现代科技的发达为学习提供了巨大便利，同时也威胁着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不可不慎。

（萤火虫摘自《北京晨报》，王原图）

堵，本来45分钟的路走了快两小时。当时离她们的航班起飞已剩下不多时间，而且为她女儿办登机手续还得排长长的队。

“爱茉莉，你自己在这儿排队，妈妈得先送外婆再回来。”

她母亲一听又急了：“你怎么可以把孩子一个人留在这里？”

就在此时，她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爱茉莉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她一转身，

看到是一位男士，便赶紧对他说：“感谢你！”

她母亲说：“你怎么可以把爱茉莉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她灵机一动：“如果你不能信任乔·德蒙奇，还能信谁？”男士会意，向爱茉莉伸手自我介绍说：“你好，我叫乔。”爱茉莉和他握手，说：“我是爱茉莉。”

送完母亲，她看见爱茉莉和“乔”在那里有说有笑，手续已办好。她道谢，“乔”行

了一个军礼就走开了。

金教授终于按时上了飞机。她的面试很顺利，得到了研究基金。就是这笔基金，使她最早发现导致乳腺癌遗传的基因突变BRCA1，由此让医学界意识到乳腺癌其实是可家族遗传的。不能想象，如果那天没有那位好心的“乔”的帮助，人类有关乳腺癌的诊治史是否会被重写。

（水云间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2期，李晓林图）



总以为，我和妻子的婚姻是命定的事。

争吵是命定的事，妥协、相安也都是命定的事。

我和妻子在1984年结婚。结婚时我26岁。因为从小渴望逃离土地，以至于在城里成家立业，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梦想，一如《红与黑》中于连的渴望和奋斗。对于“吃商品粮”和“市民户口”的理解，就如行乞者想象天堂的模样。这就是我人生的开端，是我写作之初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自己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了一名军官，以为有了找个城里对象的本钱时，却在短短的两年里，被五六个城里姑娘嗤之以鼻后断然拒绝，甚至连“婉拒”那样的安慰都没有得到。于是，一种自作的绝望，化为于连式沉默的苦难，日日都在我的青春里蒸煮和煎熬。我没有对城市和城里人产生仇恨与愤懑，反而更加向往和努力地追求。也就在这个时候，1983年的岁末，我的妻子以对象的名义，被朋友介绍了到我

的眼前。她不仅是个城里人（开封人），而且比我以前相亲见过的所有姑娘，都更为漂亮和娟静，也更为犹豫、默认我们间往来的可能。我们都在犹豫和默认之中。在她，我不知道她犹豫什么和默认我的什么；而在我，犹豫是因为她的父母明确地提出一个条件：他们家有三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

这么犹豫着，默认着，彼此迟疑在人生的路上，如一股有来向、无去向的风，盘旋在人生鬼打墙的路口。

也就在这个时候，1984年的一天，我哥哥突然给我所在的河南商丘的军营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说几天前父亲再次病重，把哥哥叫到他的床前，对哥哥说，他预感着多年不愈的哮喘，会让他难以熬过这年冬天的冷寒。说他一生辛劳努力，四个子女中有三个都已成家，只有老小连科，还未结婚。他说，倘是能看着连科结婚，就是冬天果真离去，心里也会踏实许多。

哥哥在电话的那头，我在电话的这头，相距几百公里。他说完后，我们彼此在电话中沉默不语，而我能听到哥哥在那头伤悲而无奈的喘息。大约，哥哥在豫西嵩县邮电局的某间电话房里，也是可以听到他的弟弟在遥远豫东的营房中沉默的无奈。于是，待沉默久了，到沉默将要炸开的时候，

哥哥缓解着说了一句：“看看吧，去和人家

命定的事

● 周连科

儿，待我从部队转业之后，一定要留在开封，而不能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到洛阳或我山区的老老家。

然而，我虽然自幼想要逃往城市，但真正渴望扎根的地方，却是十几岁就已选定的豫西洛阳——那个离我老家60公里的古都老城，而不是“背井离乡”的遥远的豫东开封。就





商量一下，有可能了就结婚——为了父亲，而且你的年龄，也那么大了。”

然后，哥哥放下了电话。我在这头，河南商丘部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听到哥哥放下电话的声音，如同看到一个农人无力地把他用了一天的锄头，放在了收工回家后无人的田野。当我放下电话从那间机关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感到有一种宿命的压力。一种来自命运的力量，正朝我围过来，我觉得自己如果不迎上去，定会铸成终生的大错。去食堂集合吃饭的哨音正连续地在我的头顶吹响，而我，没有去吃饭。

我没有去宿舍取什么和准备什么，只是抬头看了看浩瀚的天空，看看被红砖围墙隔着的豫东平原，取出口袋里牛皮纸叠的一个钱包，点数了一下里边的钱，就朝火车站的方向去了——我要结婚。

我要去开封古都，对我那在默认和犹豫间的对象说：“请你和我结婚。我年内必须结婚！”这是命运的安排，是我父亲的生命给我命定的事情。甚至我想说：“现在结婚，我们就是人世间的一对夫妻；如果你不应不结，我们就将各奔东西，我们的过往就只是路人在途中的一次相遇。”

那时，我没有想到啥叫自私，没有想到我的决断是否对她造成一种威胁，我只是怀着命运的使命，果决地朝那个老旧的商丘火车站急急地奔去。从军营里出来，赶上了公共汽车；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赶上了一点多的火车。

从商丘到开封，那时火车的行驶时间，是将近四个小时。是绿皮火车，车座是被人坐得油光结实的木条凳。我买的是站票，就在那火车上站了几个小时。记不得火车驶过河南东部旷野沙地时我想了什么，也记不得经过著名的兰考县馒头般的沙丘地带时，我对饥饿、贫穷、逃离与奋斗的感受。虽然那时我已读过许多的名著，对《红与黑》中于连印象的深刻，如同在农村老家割麦时，镰刀留在我身上的疤痕，但还是觉得，于连的命运，远远地好于自己。而自己，也永远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成功过的于连。因为，那个遥不可及的巴黎，简直是我永生无法抵达的圣地；那里的繁华与贵族的生活，也是我们无法想象和触摸的高高挂在天空中的金丝绒窗帘。而我，以及和我一样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奔往城市的一代一代的人，只是想要逃离土地，想要有个城市户口和一间城里的房屋，在内心的深处，并不渴望那种巴黎式的生活。所以，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血液中，原来是有着于连的脉动，有着于连对人生与命运的谅解……我就那么到了开封，到了在落日中在熙攘间的大相国寺边安静的胡同口，依时依点地等着对象下班，等着她骑车回来时我去摊牌和请求。

那条胡同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如同我命运中总在跳动的一根神经，狭窄、曲长，地上是不知何年何月铺就、现在已碎裂的砖块。胡同两侧老平

房的院墙屋壁，全都砖粉剥落，涂着的白灰，显出岁月的灰黑。斜立在墙边的几根水泥电线杆上，东来西去的电线，把胡同的上空切割为一块一块的蓝色，很像春天飘浮在头顶上的田野。我就在那儿等她，如期地等到了她的到来。她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从车水马龙的鼓楼大街，拐进了这条宁静沉闷的胡同。

看见我时，她在车上怔了一下，刹车下来。她问了两句很平常的话：

“你又出差？”

“收到我给你写的信没？”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我按早已想好的计划，就在那胡同的嘴上，离她两步远近，说了我父亲的病情，然后说了我想结婚，说了为了父亲我必须结婚的想法和安排。

那时她就站在我的对面，我们中间隔着她那辆可行可止的自行车，我看不出她脸上有什么惊讶、不安、愉快或者不愉快。她在开封的电瓶车厂上班，是那厂里的车工。她身上制服式样的工装，是那种灰蓝的颜色，可以与黄昏和蓝天融在一起而不分彼此。就那么站了一会儿，就那么闷着想了一会儿，她对我自然而得体地说道：“我得回去跟我爸妈商量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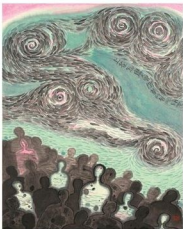
她推着自行车离开我时，脚步很慢，一直那么推着，再也没有骑上。我在后边盯着她高挑的背影，待她走出十几步时，又追着大声喊道：“我就在这儿等你回话啊！”我不知道那大声的呼唤，是不是一种

1645年，北国沦丧，南地亦危在旦夕。清朝大军攻陷南京之后转攻江阴县，原本的守土吏，早已降的降、逃的逃。汉人不甘就此屈服于满人铁蹄下，于是江阴县人推举崇祯年间仅凭一人之力成功击退海上强盗的晋时县典史阎应元作为守城大将。阎应元部署有方，纵使炮火连天，十万清兵亦奈何不得区区一座江阴小城。

清兵围城已逾七十天，转眼已至中秋。中秋夜里，城中到处飘散酒香，百姓善歌者亦竟出敲声。整个江阴县百姓自知城破是早晚之事，也乐得中秋一醉。一个许姓秀才更依据古乐府格调，作出应时应景的《五更转曲》。

十六日夜，歌声与刁斗笳声依然相和不断，直到深夜，人人皆会背会唱《五更转曲》。

十七日，阎应元巡视守城四门将士，分送酒浆肴果，招呼道：“再唱一夜吧，《五更转



五更转曲

●木 心

曲》都会唱了，都来唱！”

顿时城上歌声大作，金铁皆鸣。于是全城街坊百姓亦引吭放声，善丝竹的，纷纷拿出弦琴箫管，满街边行边奏，梵刹更是击鼓撞钟以为应和。

声传三里，清兵统帅步出

营帐，对着月光，叹道：“汉人之心如此！”

即使如此，清兵最后还是攻下了江阴县城。

一些数据：

围城的清兵——24万。

攻打而死者——6万。

巷战而死者——7000。

城中死者——五六万。

尸体满街巷，无一投降者。

按照历史课本所讲，这些都是逆历史潮流的愚忠。但是我真的被旧时汉人的这副傲骨感动了——即使兵临城下，亦可而不改色地在月光下吟诗作赋，坦然赴死。

现在的我们，显然早已丢失了那把开启旧时文明的钥匙。不过丢失的东西并不意味着永远也找不回，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找到丢失的密码，寻回我们的傲骨。

（鸭 梨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莎墓园日记》一书，刘春杰图）

逼婚，但我知道，我的唤声给她传递了非此即彼、不合便分的清晰的信息。她听到了我的话，扭头看了看我，没有点头，也没有说啥，就那么慢慢走了，像走在一段钢丝绳上，那样缓慢，那样谨慎，她在平衡思量着她的一生。

那天的中饭和晚饭，我是合在一起在那个叫吹鼓台街的胡同口吃的，是一碗我爱吃的烩面。从买票、排队，到端上一海碗碗面坐在靠近路边的窗口，大约用了三十分钟。而就

在这三十分钟之后，她从她家走了出来，在那小馆门前找到了我，默站一会儿，才涨红着脸说，她爸妈同意我们结婚，并说如果我父亲真的不在了，就把我母亲接到城里来一块住，也好对老人有个照顾。说完，她并不等我说句啥，看看左右，就又慢慢地转身走了——好像我在这胡同口“逼婚”的等待，会惹出什么事端一样；又好像，她是偷着出来告诉我这个可以结婚的消息，那些话只是为了安慰我面说的假话一样。总之，在那小馆的

路边，她慢慢地说了，又急急地走了。可在她走了之后，我再次望着那条胡同，再次望着她的背影时，真不知如何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和对命运的感谢。

她走后，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年，1984年的10月，我们结婚了。

就在那年的冬天，我父亲在我们结婚后不久，到底如他预感的一样，离开了我们。

（夕 林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第5期，本刊有删节，刘志刚图）



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他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

泰特罗克把专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是理论错了。他们不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

个世界，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刺猬与狐狸

●何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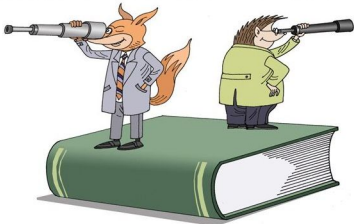
但是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

狐狸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中，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而且那些正确的思想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

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但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接受新生事物更快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有些知识被一次次地“发现”。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筑就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领域的人，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方式被隐藏起来。只有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新的理论才能被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它们传播到各地。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岸芷汀兰摘自中信出版社《先放一把火》一书，黎青图）





祖传贴膜

路边，一个摊主招呼我：“老板，给手机贴个膜吧。”我说：“师傅，你的手艺怎么样？”摊主说：“绝对过硬，祖传的手艺。”我好奇地问：“你从哪代开始贴的？”摊主说：“让你笑话了，从我的曾祖父开始，他走江湖卖膏药，很会贴的。”

体贴的同事

我曾经暗恋同事，偷偷把她的水杯盖子拧得特别紧，这样她就会让我帮她拧开了。

毕业时，她对我说：“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是你干的，只是我没有说破。”

我听后刚要表白，她接着又说：“因为我觉得你学习不好，人长得也丑，手劲练大点儿，以后搬砖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夸自己

员工大会上，领导老是在夸自己去年做得有多好，一位同事忍不住了，就随口说：“张总，您能不老自己夸自己吗？”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尴尬，我心想，敢这么和领导说话，他死定了……没想到他又慢悠悠地加了句：“搞得我想夸您都没机会插嘴。”

友情提醒

电话铃响了，是一个陌生女人打来找丈夫的，妻子大声喊道：“老公！老公！老公！你的电话！”

丈夫说：“我听见了，你



喊这么多声干啥？”

“我是怕打电话的人不知道！”

借肩膀

回宿舍的路上，我见墙角有一位女生正在哭泣，我走过去问她怎么了，她抽泣着说：“你……愿意借我用一下……你的肩膀吗？”

我说：“只要你不哭，我愿意！”

女孩停止了哭泣，踩着我的肩膀翻墙出去买好吃的了。

催眠

丈夫：“唉，我睡不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婆：“去厨房喝一杯热牛奶加蜂蜜吧。”

丈夫：“好主意。”

老婆：“老公，喝完，记住把小锅和杯子都洗干净放回原处。别忘了，牛奶要放回冰箱，蜂蜜放回橱柜里。如果把炉盘弄脏了，一定要擦干净，还有……”

丈夫：“还是算了，我有点困了。”

治打嗝

我中午吃得太饱，一直在打嗝，便骑车出去消消食。一位大爷从路边走过，见我过来竟然倒了下去……我想想自己的银行卡、工资，泪流满面。这时大爷站起来说：“小伙子，还打嗝吗？”

没发挥好

刚才和女友聊天，她说：“每次和你吵完架总觉得后悔。”

我心想：终于知道自己胡搅蛮缠了。

结果她幽幽地来了一句：“总觉得哪里没发挥好，没把你气死！”

没开门

老婆回到家，神气地说：“看，我从美容院回来啦！”

我关切地问：“怎么回事？那里没开门吗？”

出版人

这天，老王听到女儿手机提示来短信了，他拿起手机，点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小娟，你就像一本精美的诗集，多情而美丽。”

老王顿时怒了，生气地回复道：“小子，好好学习才是正事。”

不料，对方很快回复：“你谁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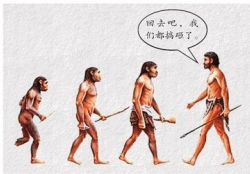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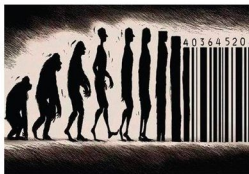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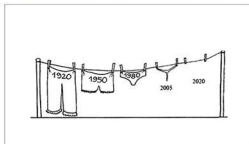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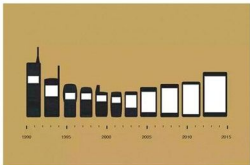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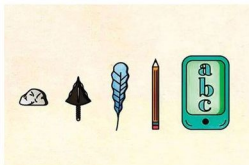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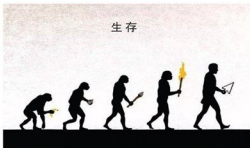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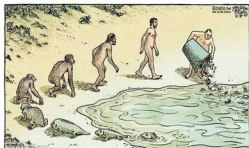
老王想了想，回了一句：“我是诗集出版人。”

（丝雨、浩玮、鹏尘等摘）



悦读·读画与画思

人类进化图





1

蛋蛋：

我和你爸爸恋爱五年，结婚五年。很遗憾，在你三岁时，我们离婚了。

在决定离婚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将成为我生命里一个巨大的伤口，会让我哭，让我疼。只是那时候，我以为我熬得住。

可是离婚不到一个月，妈就带你带去厦门老家了。我要去看你，得飞3000公里。这距离太远，远得我已经快七个月没见到你。

七个月，对于此前一天都没有分开过的我和你，是无法想象的漫长。

2

这些日子我时常出现幻觉：做饭时，会听到客厅里有你玩玩具的响动；路过洗手间，就感觉你正变成小小的一团坐在马桶上吭哧吭哧地拉屁屁；在楼道里看到零食袋子，

我马上会推想是不是你回来找过我……

这两百多个夜晚，每天我都需要安眠药的辅助才能入睡。

蛋蛋，妈妈不是懦弱的人，离婚后这大半年来，妈妈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开心，努力开始新生活，很多事情妈妈都做到了。妈妈只是，很久不见你，十分想念你。

上个月同事去厦门出差，答应我抽时间去看你。我对她千恩万谢，然后转了十几家玩具店，给你买了套正版的维尼乐园模型。

只跟你 分开一次

●李月亮

后来同事回来，说礼物送到了，你很喜欢。我的心快跳出那栋楼了，问她你怎么样。她笑嘻嘻地说：“很黑，很胖，像个小土匪。”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止不住了。

我给你爸爸发短信，拜托他，你若回来，无论如何要让我见见。他答应了。

3

昨天妈妈又去相亲了，是个很不错的叔叔，年轻、阳光、爽利。我在星巴克听他谈了一下午星座和豪车，虽然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我保持着足够的耐心。谈话快结束时，我看见有个小孩站在窗外好奇地往里看。我小心翼翼地告诉那个叔叔，你差不多也这么大。他一愣，眼神里透出些警惕和茫然。

我心里那点不对劲渐渐清晰并放大了。是的，他还年轻，不懂对一个妈妈说，把





孩子丢出去意味着什么。那是一道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随时刺痛，随时溃烂，随时在心里泪雨滂沱。

这些日子我见了好些人，而对他们，我总显得挑剔和戒备，怕他们对我不好，怕他们对你不好，潜意识里总把对方当成对手，而不是伙伴，怎么也找不到当年和你爸爸恋爱的感觉。

4

终于，在222天的分离之后，我等来了这一年最大的好消息：你回来了。

你爸爸让我去游乐场见你时，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噌噌地往头上涌。

你正站在滑梯顶上准备往下滑，看到我，有一瞬间的愣神，仿佛面对最熟悉的陌生人。

大概一分钟后，你终于找到了见妈妈的感觉，你开心起来，极度开心，趴在我身上又啃又咬。

其实我很想像外国人那样告诉你，爸爸和妈妈只是分开生活了，你只是多了一个家，以后还会有另一个爸爸和另一个妈妈，我们都会很爱你。

可是说实话，这番话连我自己都骗不了，这不符合中国国情。老人的教育、邻居的评说、同学和老师的眼光，总会将你围困在一种不寻常的氛围里。

我真是欠你太多了，而且这亏欠永远无法弥补。

这一点，离婚时我是想到了的，只是面对奶奶的苛刻、刁钻，而对爸爸的懒散、冷

漠，在那种拿着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日子里，我丧失了继续下去的勇气。

5

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向姥姥汇报：“我见到蛋蛋了。”不出意料，姥姥的眼睛立即瞪得溜圆，而且半天都没复原。

我心里很酸。她是姥姥，她怎么能不想你！这三年里她给你缝过多少次被子，擦过多少次屁股，你脸上长一个小红点，她就担心得一晚上睡不着。

她只是不说，她以为她不说，我的日子就能好过点。

我详细描述了你的现状，从衣服的款式、质地，到头发和指甲的长度，说了很久，姥姥还是觉得不过瘾，最后终于有点不好意思地鼓起勇气说：“能不能明天让蛋蛋上这边待一天？一上午也行。”

怀着豁出去、大不了被拒绝的想法，我给你爸爸打了电话。他犹豫了一下说：“我试试吧。”我知道，他是怕奶奶不同意。

那一晚，安眠药又失效了。我听见姥姥每隔十几分钟就去一趟卫生间，内心无比忐忑。第二天早上，我们如常起床，整理房间，吃早饭，但是谁都没敢提起你。

终于，你爸爸来电话，让我下楼接你。我狂喜地跑上楼，由衷地向你爸爸道谢。抱过你，比捡到金条还开心。

你好久没来姥姥家，像回了花果山的孙悟空，如鱼得水，活蹦乱跳。姥姥和你亲不够，腻歪了一上午，到中午炒

菜时，头还向客厅扭着，看着你。

吃饭时她说，真要谢谢你爸爸把你送回来，其实他是个好人。

我也承认你爸爸是好人，当时嫁给他，也是相中他厚道。只是，对于一桩婚姻来说，仅仅厚道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善于处理媳妇和妈的关系，懂得承担男人的家庭责任，学会沟通和及时化解各种矛盾。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被翻起来，姥姥又批评了我，说我脾气不好，对小事情太较真。这点我也承认。离婚后我从没停止过反省，我知道这场婚姻的失败，不是你爸爸一个人的错。

傍晚，我把你交还给你爸爸时，发现他在车里睡觉。原来他根本就没走，在这里等了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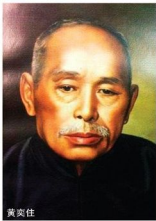
经过慎重斟酌，我决定找奶奶谈一次，请求她不要再带你去厦门了。如果她只是生我的气，真的没必要以折腾你的方式来惩罚我。

奶奶的态度超乎我的意料。她说，这大半年你整天闹着要妈妈，你爸爸也总唉声叹气，她看着心里真难受。在这场婚姻里，她是第一次当婆婆，我是第一次当媳妇，都没经验，都有不周到的地方，要是我愿意，她希望我们还能重新回到一起，总结经验教训，好好过日子。

我很震惊，复合的事我不是没想过，但怎么想，都觉得那完全不可能。



闽南地区出过一个大商人，此人在1914年就进入了《世界商业名人录》。他叫黄奕住，活到78岁。他出身贫寒，小时候学了一门手艺——剃头。后来闯南洋，到了印尼，靠给人剃头谋生。再后来，他碰到了人生中第一个金主，但这个人给他的是道理，不是钱。他说：“你剃一辈子头，可以谋生，但不能发财，你要想发财，就要去做生意。本钱我可以借你，但你必须表一个决心，把这个剃头挑子扔到海里去，断了走回头路的念想。”结果黄奕住真这么干了，这个人就借给他5块大洋。此后，黄奕住踏上了商业之路。他是个经商的天才，“一战”期间经营糖，发了大财。当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把他当成眼中钉、肉中刺，让他交巨额的税，要不然就赶他走。黄奕住决然卖掉所有财



黄奕住

富及他人

◎马未都

产，带着现金回到了中国。

他带回了多少钱呢？一亿美金。他是福建南安人，就在今天的泉州附近。回到家乡后，他开始投资，厦门的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都

是他创建的。他在厦门岛上一共有160栋别墅，最重要的别墅在鼓浪屿岛上，1949年后曾改为鼓浪屿国宾馆，接待过很多世界的领导人。我去参观的时候，看到里面全是大理石。讲解员说，这是当年从意大利运来的大理石。它的装修也特别有意思，墙上所有的花纹都跟剃头有关，比如胡须刷、刮脸刀、推子。黄奕住家还有一个足球场，今天仍在使用。

这还不算稀奇。黄奕住回国后为母亲过生日。他在4个路口放了4个大木桶，木桶里装满了红色的水，再倒入银圆，所有路过的人都可以随喜，伸手捞一块走人，手红了就不能再捞了。我们今天的生日宴，都是收钱的人家随喜是往外拿钱，这才叫牛呢！

（林冬冬摘自新星出版社《都哪》一书）

当然，我也很开心，因为奶奶答应不再带你走。

我张罗着给你找了最好的幼儿园。报到那天我和你爸爸都去了，填家长信息时，我犹豫了一下，把爸爸妈妈的名字都写了上去。我不愿让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知道，你的家只剩下一半。

回去的路上，你在我怀里睡着了，你爸爸一边开车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有没有找到更好的。我说，这次我想找个差点的，丑点穷点没关系，只要知冷知热知道疼人，不会居高自傲地在家当爹就行。

你爸爸沉默了一会儿，

说：“我以前确实做得不够好，没承担起男人的责任，可能还是年轻，不知道怎么过日子……要不你给我个机会，看看我的悔罪表现？”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一低头，眼泪就掉了在你熟睡的小脸上。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能让我们幸福最大化的模式，就是我们三个在一起。只是面对人生里的第一次婚姻，我和你爸爸都太理想化，都对对方期望太高，总一味地去要求，去索取，不懂得感恩和知足、隐忍和退让，于是让微小的矛盾扩大，让假想的猜忌成真，然后

在鸡飞狗跳的日子里崩溃，以为再也过不下去。

而当我们都停下来，在更大的疼痛里重新选择、重新思考的时候，才发现世界的真实和自己的荒谬。

感谢这疼痛，它让我们知道曾经拥有的是什么。万幸，我们还有机会回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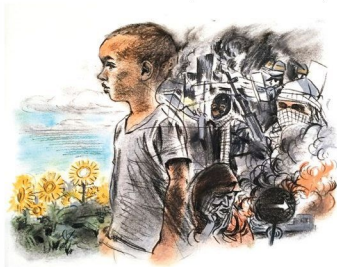
亲爱的蛋蛋，好好睡吧，我们马上就要到家了。

爱你的妈妈

（丁强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愿你的生活，既有软肋又有盔甲》一书，李昱图）



扫描二维码，中华书局



不久前，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突然打来电话，电话中她痛哭流涕。“发生了什么事？”电话那头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刚刚被诊断为癌症，她的生活一下子像塌了一样。“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告诉我的孩子们吗？”她茫然不知所措。

“当然了。”我答道。

“该怎么开口呢？”

“直接说吧，我想应该这样。”我说，“孩子们应该知道真相，即使真相是令人难过甚至让人心碎的。”

大人们总是教育孩子要诚实守信，但有多少人能真正对自己的孩子做到诚实？

我坚信应该告诉孩子们真相。我相信真相对他们理解这个世界，对他们自信心的提升、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有一天，我带6岁的儿子去逛超市。在一个货架上，他拿起一大袋包装鲜艳的东西问我：“这些是什么东西？”

关于真相

● [美] 玛莎·丽思

◎ 李田博 编译

“避孕套。”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许多大人面对这样的问题都会绕过去，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让孩子知道。

“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他问。我向他简单解释了什么是避孕套，并且明确说明了避孕套的作用。

“哦。”他显然很失望。我想是因为它们不是糖果吧。他对这些信息也许还无法理解，但这是真相。

很多人认为对孩子隐瞒真相是在保护孩子。对这种做法，我并不认同。我相信孩子拥有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能够妥善处理和弄懂甚至大人都可能混淆的问题，他们能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接受我们都

无法接受的事情。

当我们对孩子诚实时，我们也在帮助他们验证他们的直觉。如果我们能够承认，人有时候是多面的，比如他们眼中完美的奶奶有酗酒的问题，爷爷和奶奶离婚在那时并不是光彩的事，就能让孩子相信他们内心的感受，这一点将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当一些事情发生时，孩子也会感觉到：当他们看见一个人假笑时，他们知道这个人是在假笑；当我们心神不安时，他们也可以意识到我们心神不安；当我们撒谎时，他们也能够辨别出来。

一天晚上，我和我的两个女儿开车外出。夜里虽然很黑，但很温馨，这是心与心灵交流的最佳时间。突然，一个女儿问我：“妈妈，你吸过大麻吗？”起初我支支吾吾，但她们坚持刨根问底，她们从别的渠道知道我年轻时吸过。最终，我对她们说了实话，尽管有些简略。我的坦诚引发了一次关于毒品的诱惑和危害的讨论，而此时我的心里没有产生任何不安。我相信我的诚实比任何警告和陈词滥调都有效。

时间流逝，孩子们现在都长大了。两个女儿已经在读大学。作为家长，我也犯过许多错误，但我和我的每个孩子都坦诚相待，告诉他们真相。我相信我对孩子坦诚是正确的，也是值得的，因为我非常确信，他们对我也是坦诚的。

（翔宇摘自《环球时报》2016年2月15日，李小光图）



现代化与“客死他乡”

◎贾林勇

企业搞创新，究竟难在哪儿？哪个决策尤其关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指出，企业家面临各种选择，比如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用什么人。有一条尤其要引起重视：把企业放在哪儿？把自己放在哪儿？与谁为伍？

创新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强社”起来？从经验看，就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使其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

自从踏上被称为“创业的国度”的以色列土地，我们就到处留意这个国家的与众不同之处。私董会上，周其仁问大家：“来到以色列，你们看到了什么创新？”

有人说：“强制兵役制度。”

周其仁说：“新加坡、韩国，只要人口少，周围有强敌的都用这个办法。”

还有人说：“所有犹太人的门上都有一个装置，里头装有犹太的一段古语。”

周其仁：“那是犹太传统，算不上创新吧。”

又有人讲：“进以色列海关，不用填入关表。”

“好，这个观察很细致，入关手续极简，说明他们对自己的信息和安保技术有把握。”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周其仁接着追问，“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机的服务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里的那些小商贩，跟国内的有什么区别？就直接观察而言，以色列人日常应用的多数技术并不比我们那里高明多少，城市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朴实一些，绝大多数以色列人该干什么干什么。早上我在海边跑步，见到一个壮壮的男子，戴副手套在垃圾桶里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的国度》这本书，题目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但参访过几家以色列公司后，我们有了新印象。这个2013年总人口只有800万刚出头的国家，居然拥有3.8万名科学家。高科技部门贡献了总就业的10%、经济总量的15%，以及出口的50%。研发经费占GDP的4.2%，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创企业、风险投资，以及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数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每家机构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有多少改变世界的关键技术来自以色列研发中心、以色列初创企业和以色列人！

“这就带出一个猜测，即使在创新的国度，创新也是少数人的活动。”周其仁说。800万人口里有3.8万名科学家，全球比例最高，可毕竟也是极少的一部分。这就带出一个关键的课题：创新为什么难？



“创新从一个新想法开始，但新想法总难以在多数人那里获得响应，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随大流。如果新想法冒出来人见人笑，谁也不支持尝试，创新就会被按住。所以恐怕要承认，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是远离创新，甚至是与创新对立的，这就是创新的困难所在。新想法一呼无人应，久而久之就淡了，大家一起回归平庸。”

“什么情况下创新可以‘强壮’起来？从经验看，可能是把支撑创新的力量凑到一起，达到一个起码的浓度。什么叫浓度？就是有相似想法的人聚集起来，以很高的频率相互激发。”

“历史上，科学、艺术、技术，甚至手艺，凡涉及创造的行为，一定会有同类分子凑在一块儿，达到一个起码的密度或浓度。古典时代，所谓‘言必称希腊’，其实就是希腊个别的城邦。文艺复兴，离不开佛罗伦萨那个地方。产生了休谟、斯密、里德等一大批影响现代世界思想家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实际上就集中在爱丁堡的几所大学、几间酒馆和咖啡馆。17世纪，那里是个小城镇，人口不过几万，野蛮痕迹处处可见，这就是因为凑成了一个好环境，形成了一个氛围，许多领域的伟大人物、思想、著作，就一连串地往外冒。当代也一样，说美国科技创新了得，讲来讲去主要就一个硅谷——斯坦福大学周边一块不大的地方，创新元素凑够了，达到起码的浓度，新想法和新成果就像喷泉一般涌流。”

这对中国老总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做企业面临各种决策：进军什么产业，做什么产品，到哪里融资，用什么人……可有一项最重要，那就是为企业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还有把你自己放到哪儿。立志创新，一定要把自己和公司放到对创新有呼有应的环境里去。从中国看，改革开放30多年，论创新环境，恐怕只有深圳、中关村等几个地方有模样。无非就是那里的创新响应度高一点，‘怪怪的人’多一点，大家‘见怪不怪’，日日夜夜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谋求创新。”

举座听得目不转睛，周其仁接着讲：“人在什么情况下干事越干越带劲儿？有同伙的时候。什么叫同伙？第一，他愿意听你说，哪怕

是惊世骇俗之见；第二，他能听得懂，能呼应和响应；第三，即便不能呼应和响应，他也关注你、欣赏你。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就是讲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听的，就是做给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看的。听完你的想法，鼓掌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响应，如果急不可待地要补充和讨论，那是更大的鼓励。相反，如果一呼无人应，一个人再强大，在创新上也难以成事，所以孤掌难鸣的事情不能干。

“谁心里没有一点儿火？问题是浓度不够，小火很快就灭了。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搞创新非得有一个‘群’，有了‘群’，浓度超过临界值，才能发生更多‘反应’，才能走出一条事先完全没有想过的‘道’来。”

2011年，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全球最适合学术研发机构”的第二名。据说这家研究所的科学家只需过条街，就能到对面的生物科技中心，与相关产、学、研界人士交流。《创业的国度》一书中也特别提及以色列经济崛起的关键，即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总结的“集群效应”：

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大量相互关联的组织在空间上集聚，比如企业、政府机构、大学，集群会为其所在地区带来指数级增长。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做着相关的工作，更容易获得专业信息。集群不仅存在于工作场所，而且会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咖啡馆里、接孩子的路上、教室里，处处都会有集群的痕迹。

周其仁说：“所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好公司都是抱团的。我们生在一个地方，不一定非要在那个地方干事。中国传统文化对离开家乡的评价是很低的，讲求落叶归根，一旦背井离乡、客死他乡，好像就很惨。其实现代化对很多地方的人来说就是‘客死他乡’，那我们下决心别死在出生之地。虽然爱乡之情皆有之，但干事业要选对地方。孟母三迁，是为了孩子。企业家为了公司，为了实现梦想，当迁则迁，莫要含糊。”

（留痕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做踏踏实实的企业家——周其仁随访以色列七谈》一书，勾森图）



孩子们为什么这么熊

● 邓 娟

有这么一类人，每当你试图对其进行批评时，非但找不到任何优越感，反倒深感沮丧和无奈——他们打不得，骂没用，讲道理根本听不懂，弱小更让他们先天占据道德制高点，手握免费金牌；而你引以为自豪的心智和武力在他们面前也只是暂时胜出——你的人生基本成定局，而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无可限量。

这类全方位挫败你的人，正是“熊孩子”。

熊孩子，在北方方言里原本泛指讨人嫌的顽童，但在近年层出不穷的网络段子中，被苦大仇深的网友们进一步界定为不守规矩、难以管教的孩子。他们破坏公共秩序，入侵你的私人领地，“他会删掉你的存档，摔坏你的模型，划烂你的屏幕，甚至还死乞白赖地要抢走你心爱的漫画、游戏、玩偶……他们的叫喊声回荡在每一家饭馆和每一节车厢里”。哪怕被关在家里，他们抽风的“小宇宙”也能伤及无辜——贵州的一个熊孩子，因为窗外施工的电钻声影响自己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生气地用刀割断了8楼的安全绳，导致工人危险悬空。

100个熊孩子可能有1000种熊法，社会新闻层出不穷：有的偷开公交车，撞歪工棚，吓坏了熟睡中的工人；有的拧开消防栓，水淹5个小区15部电梯……比起来，那个刮花价值300万元豪车的都算是没创意的。

熊孩子，听起来萌，现实中却叫人头疼。熊孩子现象的背后，是一个个教育失败的家庭和管理失序的学校。

这个社会对熊孩子的容忍度似乎已经触底。网友们对“熊孩子被教训”题材喜闻乐

见，还有人整理成合集，其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新浪博主“阮公子先呵为敬”在公交站等车，被一个横冲直撞的熊孩子推上马路，撞倒了骑电动车的大姐，两个大人因此挂彩，更险的是后边跟着三辆公交车。而熊孩子的妈妈毫无歉意，全程用饱含母爱的目光欣赏着自家的娃。愤怒的博主动手了，电动车大姐和摆摊的“煎饼侠”都加入了战斗，最后熊妈和熊孩子在路人的谴责中败退。

没有月黑风高的场景，没有一波三折的悬念，这篇故事元素平淡的文章，破天荒地获得了800多万次的阅读量、987次打赏。

在熊孩子的话题上，舆论的“众神狂欢”，看似被触到了情绪的高点，实则被戳中了痛点。成人在网络上的发泄，暴露的是现实中他们的懦弱。

孩子们越发无法无天：妈妈不让吃冰淇淋，4岁女孩报警称“妈妈死了”；爸爸不让涂指甲油，10岁女孩报警称“爸爸虐待”；爷爷不给零花钱，12岁男





孩向奶奶告状称“爷爷出轨”。如果只坑自家也就罢了，但有些孩子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让你不得不怀疑《三字经》的前六个字。

如今大同小异的熊孩子，其父母绝大多数是“70后”和“80后”。这两代人的成长回忆中，多半充斥着父亲严厉的管教、母亲失望的眼泪；隐私被父母当成糗事和三姑六婆分享，自尊心被父母挂在口中的“别人家孩子”击溃；那些“我都是为了你”“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之类的唠叨虽然可以理解，却也无异于以爱为名让孩子内疚、自责的亲情感架。

也许正因为经历过这样不快乐、沉重甚至痛苦的家庭教育，当“70后”和“80后”为人父母时，恨不得把自己曾经缺失的，一股脑儿都给孩子——尤其是在只有一个娃的情况下。

但这些父母同时是赶上社会转型期、经济压力最大的两代人，他们承受着疯涨的物价和房价，日复一日地忍受拥堵的交通，奔波于家庭与职场，无法给孩子充分的陪伴。最常见的家庭模式，要么是男人在外打拼，女人在家带娃，要么是夫妻双双把教养任务推给老人——前者的问题在于缺乏有勇气、有担当的父性教育，所以“爸爸去哪儿”成为近三年最热门的亲子话题；后者的弊端不言而喻，隔代教育最大的特点便是溺爱。

为什么熊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熊？每个熊孩子的背

后，都有几个熊大人；孩子行为的“熊”，都能在大人身上找到根源。

没有人不犯错，但最可气的是，熊孩子犯错之后永远不用负责任。熊父母不但没教孩子承担责任，而且推卸自己作为家长的责任。

你一定听过这些熊家长语录：“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孩子还小不懂事。”“你一个大人跟小孩计较什么……”

不要小看调皮鬼们的学习能力，他们最擅长试探父母的底线，无限度的宽容其实是危险的种子。许多年轻父母为了建立新型亲子关系，一味追求“爱的教育”，生怕严格要求会损害孩子的天性。事实上，即便在尊重儿童天性的西方教育理念里，自控和责任也是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疏于管教的熊孩子，在网络热文里，他们的命运除了被“痛打”，还有另一种走向：一个熊孩子拿水往亲戚家的钢琴琴键上倒，孩子爹妈以“小孩子不懂事”为其开脱，还说“好心帮忙洗琴”。亲戚不好发火，于是笑眯眯地夸熊孩子干得好。后来熊孩子“再接再厉”，在商场用可乐“洗”了一架60多万元的进口钢琴，被索赔19.8万元折旧费。

在厌恶熊孩子的读者那里，这个故事的结局比“痛打熊孩子”还要“大快人心”。有人“神评论”：“对熊孩子最好的教训方式是赞美和鼓励，这样他一定挺不过18岁……”这样的结果，远远比孩子被打骂更残酷。负责的父

长，会在外界的惩罚降临前，树立孩子的是非观念；不负责任的熊家长，却只会索求别人的包容和退让。

但家的边界不可能无限延伸，熊孩子总有一天要走进社会。

在集体生活中，熊孩子通常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小疏于规则教育的他们，面对标准化的学校纪律，不会乖乖顺从，往往是百般抗争。

传统的学校管理有时候简单粗暴，标准化的大生产模式通常会削掉所有棱角，从外表到心灵，把每个成品都磨得平整，否则就视其为另类。

在这样的校园生活中，那些成绩不好还调皮捣蛋的熊孩子，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和希望，无法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往往就被放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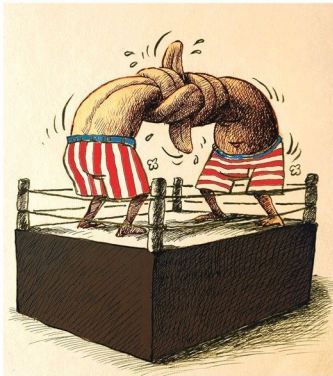
每一个熊孩子的养成，既有个体原因，也受到环境的综合影响，他们是麻烦的制造者，也是浮躁社会的受害者。

通往成人世界的道路危机四伏，也许某个熊孩子会在未来成为爱迪生一样的发明家，也许大多数曾经调皮捣蛋的熊孩子终会安全成长，成为大千世界的普通人，但也会有一些熊孩子，错失对症下药的治愈机会，在可恨可悲的路上一路狂奔，而他们原本是无辜的。

（一叶知秋摘自漓江出版社《相信力：新周刊2015年度佳作》一书，本刊有删节，李昱图）



扫描二维码，全文阅读



电视辩论选总统

◎高晓松

现在，电视辩论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个传统，成了美国人民四年一次特别高兴的事儿。两位总统候选人既要让对方辩倒，还要辩得有风度。为了获得选票，美国总统候选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既不能让人觉得你傻，又不能让人觉得你刻薄。

1960年9月26日，美国总统选举第一次进行电视辩论，那时候电视在美国还没有普及。当时美国的一个大学生写信给政客，他说：“你们一

天到晚互相说对方，都是隔空喊话。你们能不能面对面，比如到我们学校，当着我们的面辩论一次？否则我们会觉得，那些都不是你们自己的观点，而是你们背后的团队在写文章攻击对方。”这封信引起了政客的重视，他们决定举行一次电视辩论。

当时还没有足够好的电视设备来进行现场直播，只能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进行录制。那场辩论赛是由肯尼迪对尼克松。把两人的照片放在一起，

反差极大——肯尼迪一表人才，年轻帅气；而尼克松是那种很阴险的样子，不但长得难看，而且看起来很不诚恳。

肯尼迪当时特别重视这场电视辩论。他首先派人到现场去做了调查。调查的人发现镁光灯一开会特别热，于是肯尼迪就为此专门做了一套特别薄的西装。辩论那天，肯尼迪把自己打扮得非常帅气，做好了各种准备。而尼克松去的时候连胡子都没有刮，他之前没去现场考察，所以穿了一套平常穿的厚西装。辩论一开始，尼克松就开始出汗。观众可不知道这个地方被灯光烤得很热，因此一看到他出汗，就觉得他肯定是紧张、心虚。此前尼克松脚还受了点儿伤，这边热得不停地擦汗，那边脚又开始疼起来，表情看起来特别痛苦。美国民众一看这表情，觉得肯尼迪说的都是对的，尼克松完全就没法招架。在这场电视辩论赛之前，两人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但在电视辩论赛结束之后，尼克松的支持率急转直下，肯尼迪的支持率却直线上升，最终尼克松竞选失败。当然，尼克松后来锲而不舍地坚持参加选举，终于在1968年当选为总统。

还有一次精彩的辩论，是在年轻的克林顿和老布什之间展开的。其实之前两人的威望差不多。老布什刚刚打完海湾战争，这次海湾战争被认为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当时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美国带领多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恢复了科威特，所以老布什的威望很



高。老布什曾经驾驶飞机轰炸日本飞机，被打中以后也没有马上跳伞，而是继续完成了轰炸任务。老布什最后跳伞，落在海里，差一点儿被日军俘虏，19个小时以后才被救起来。他因此成为美国人民都很喜欢的战争英雄。克林顿比老布什年轻得多，他不是军人。

当时美国的总统选举辩论已经停了三届，后来在全国人民的要求下才得以恢复。此后每次总统选举都要举行辩论。再后来还改成双方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进行辩论，辩论的程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最开始，辩论是由媒体来提问，后来应民众的要求，从选民中选出200多人，由他们代表所有的选民去提问。

于是老布什就跟年轻的克林顿开始了辩论。克林顿当时40多岁，年轻又帅气，任阿肯色州州长。有一位女选民是个家庭妇女，她提的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后，到底怎么让老百姓受益？老布什是一个老政客，他当年曾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其实就是驻中国大使。他虽然常年在政治体系里混，但参加的竞选并不多。而克林顿是从底层一层层竞选上来的，因此他在这次竞选的提问回答环节一下子就胜出了。当时老布什坐在那个高脚凳上，和那位女士隔得很远，用一种政客的语言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结果那位女选民不依不饶，非要他把问题说清楚，老布什只好又把那句套话说了一遍。当着全国人民的而件套

话，全国人民就不干了。相比之下，克林顿特别聪明，他在回答那位女选民的问题时站了起来，还走到了那位妇女身边，恨不能拉着她的手拍着她的肩。克林顿完全就是以朋友的语气，从他个人的经验来说的，包括他家里怎么开支，他自己怎么怎么样，“咱们的”生活怎么受益等。这个时候，老布什还做了一个特别不该做的动作——他偷偷地挽起袖子，看了一眼手表。结果第二天所有报纸都说：就在老布什看表的那一瞬间，这次竞选就已经结束了，因为他对人民太不真诚了……就这样，一场辩论赛决定了总统竞选的胜负。

奥巴马的竞选辩论我也看过。奥巴马非常能言善辩，他是律师出身，又当过参议员。大家知道州里选参议员的时候，候选人也是要到州里的每一个县、市去演讲的。奥巴马当时几乎跑遍了伊利诺伊州的每一个村庄。奥巴马竞选时的对手是麦凯恩，当时麦凯恩已经是老头了。麦凯恩是当年的越战英雄，但美国人并不喜欢越战。律师出身的奥巴马本来就能言善辩，再加上竞选议员的时候经历了一路辩论，所以奥巴马在整个辩论中，一直都是那种特别幽默又咄咄逼人的样子。

在美国的这几届总统竞选辩论中，关于中国的话题很有意思。一开始民主党和共和党两边都在骂中国，比着骂，两边都说，我如果上任，我得对中国怎么怎么强硬……后来只有共和党还在走这条路线，继

续骂中国，而民主党已经放弃了这种说法，他们说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可阻挡，所以美国要跟中国合作。再后来，辩论的时候，两边辩论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不再谈中国，改成了谈俄罗斯、日本，而在辩论内政的时候，会不停地提到中国，比如说因为中国，美国的失业率上升……

因为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特别受老百姓欢迎，所以后来两党在初选的时候就开始辩论。这样，全美国人民就跟看选秀节目似的，一直看到两党的总决赛。

可笑的是，在一次共和党内的初选中，有一个极端保守派，居然在辩论赛上提了一个让大家觉得极其可笑的问题，他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中国有核武器了，我们该怎么对付？”大家一听这个问题都傻了，因为中国在1964年就已经有核武器了，他连这个都不知道，于是这成了共和党的一个大笑话。还有一个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她是阿拉斯加州州长，在辩论的时候，她居然坚持认为非洲是一个国家。听到这里，全美国人都傻了，因为她可不是参加初选啊，她已经战胜了所有共和党内部的候选人，成了副总统的候选人……

所以，电视辩论赛就是要让选民了解你，让大家看清楚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到哪儿去。

（司政摘自广东人民出版社《鱼羊野史5》一书，**邝颢图**）



流光似水

●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 宋碧云 译

圣诞节，男孩子们又要求买一艘划艇。

他们的爸爸说：“没问题，我们回卡塔吉娜再买。”

九岁的托托和七岁的乔尔远比父母想象中来得坚决。他们齐声说：“不，我们现在就要。”

他们的母亲说：“但是，这儿只有淋浴间的水可以划船。”

她和丈夫的话都没有错。他们在卡塔吉娜的家有个带海湾船坞的院子，还有一个可容纳两艘大游艇的棚舍。但是，他们在马德里这边是挤在卡斯特拉纳街四十七号的五楼公寓里。可是他俩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他们在小学得到全班第一名，就送他们一艘有六分仪和罗盘针的划艇。孩子们做到了，所以到头来父母都无法拒绝。

于是做爸爸的把这些都买来，没跟太太说半句——太太是比他更不愿意还“赌债”的。

那是一艘美丽的铝艇，吃水线有一道金色条纹。

午餐的时候，爸爸宣布：“小艇在车库。问题是，没有办法由电梯或者楼梯把它搬上来，车库也腾不出多余的空间了。”

可是下一个星期六下午，孩子们请同学来帮忙把小艇搬到楼梯，好不容易才搬到女佣房。

爸爸说：“恭喜！现在呢？”

男孩子们说：“我们只是要把小艇搁在房间里，现在已经放进来了。”

星期三，爸爸妈妈照例看电影去了。孩子们成了家里的大王兼主子，他们关上门窗，打破客厅里一盏亮着的电灯灯泡。一股清凉如水的金光开始由破灯泡中流泻出来，他们任由它流到近三尺深。然后，他们开着电灯，拿出划艇，就在屋内的“小岛”之间随意航行。

这次荒诞的奇航是我在参加一次家居用品诗歌研讨会时，说了几句玩笑话的结果。托托问我为什么一碰开关灯就会亮，我没有多思考。

“光就像水，你一扭开龙头，它就出来了。”我说。

于是他们每星期三晚上都行船，学习使用六分仪和罗盘针。等他们的父母看完电影回家，总发现他们在干干的地上睡得像天使。几个月后，他们渴望走更远，就要求全套的潜水装，包括面具、鳍状肢、氧气筒和压缩空气枪。

他们的父亲说：“你们把一艘不能用的划艇

放在女佣房间已经够糟了，现在你们还要潜水装备，岂不更糟糕？”

“如果我们第一学期赢得金椏子花奖呢？”乔尔说。

他们的母亲惶然说：“不，已经够了。”

他们的父亲责备她太强硬。

她说：“这两个孩子该尽本分的时候，连根钉子都赢不到。可是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什么奖都拿得到，连老师的职位都能抢到手。”

最后，父母既没有答应，也没有





拒绝。可是到了七月，托托和乔尔各获得一个金梔子花奖，且获得校长公开表扬。那天下午，他们没有再开口，就在卧室里发现两套未拆封的潜水用具。

下一个星期三，当他们的父母在电影院观赏《巴黎最后的探戈》的时候，孩子们把公寓注满了金光，房间里像有温驯的鲨鱼在床铺等家具底下游荡，从光源底部可以打捞出不少几年来迷失在黑暗里的东西。

在年终颁奖大会上，两兄弟被赞誉为全校典范，获得杰出奖。这次他们用不着开口，父母主动问他们要什么。他们非常讲理，只要求在家开个宴会招待同班同学。

他们的爸爸和妈妈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满面春风。

“这证明他们成熟了。”他们的爸爸说。

再下一个星期三，当他们的父母正在观赏《阿尔及尔战役》时，卡斯特拉纳街的行人都看见一道光瀑从一幅树影掩映的老建筑里流泻下来，溢出阳台，一股一股沿着房屋正面倾泻而下，金色洪流急奔大道，一路照亮了市区，直亮到瓜达拉巴。

救火队面对这个紧急状况，撞开五楼的门，发现公寓里满是金光，一直淹到天花板。豹皮沙发和安乐椅在吧台流出的酒瓶和大钢琴

间高高低低漂浮着，钢琴上的马尼拉罩巾时起时落，像一条金黄色的软骨鱼，不停地扇动。家居用品诗意盎然，好像长了翅膀，在厨房的上空飞翔。孩子们跳舞用的军乐队乐器，在母亲水族箱里游出来的彩色鱼儿间漂来漂去，那些鱼是浩瀚的金光沼泽里唯一活生生而且快快乐乐的动物。每个人的牙刷、爸爸的保险套、妈妈的面霜及备用假牙都浮在浴室里，从主卧室流出来的电视机则侧浮着，还在播午夜电影的最后一段情节。

大厅那一头，托托戴着潜水面具和仅够抵达港口的氧气，坐在船尾，随浪摆摆，手握紧双桨，正在找灯塔；乔尔浮在船头，还在用六分仪寻找北极星；满屋子漂浮的是他们的三十七个同学，有的正在窥视天竺葵盆栽，有的正在唱改了歌词来嘲弄校长的校歌，有的正从爸爸的酒瓶偷喝一杯白兰地酒……就这样化为永恒。

他们同时扭开太多灯，公寓里泛滥成灾，医院传教士圣荣丽安纪念小学的整整两个班学生，最终淹死在卡斯特拉街四十七号五楼——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一个夏天像火烧、冬天冷如冰、没有海洋也没有河流、居民永远学不会光海航行的遥远城市。

（凌 凌摘自《异乡客》一书，王 青图）

马丁的两个心愿

● [美] R. 诺林 ● 闻春国 译

马丁带着妻子和岳母在一个国家旅行，岳母不小心说了句犯忌的话。根据该国的法律，他们将被实施体罚：每个人被鞭笞 50 下。不过，由于该国不希望让外界误解他们敌视外国人，所以答应在体罚之前，满足每人一个心愿。

第一个接受体罚的是马丁太太，她的愿望是在后背绑上一个枕头。这个心愿被满足了。不过由于枕头太小，有几下还是抽到了她的后背上，她痛苦地呻吟了几声。

接下来接受体罚的是马丁的岳母。“我希望在鞭打之前，在我的后背上绑一个枕头，屁股

上也绑一个。”她的心愿也被满足了。

马丁的岳母也被鞭笞了 50 下。不过这一次，鞭子全都抽在枕头上，她几乎没感觉到什么疼痛。

最后轮到马丁先生本人挨鞭子了。

“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有两个心愿，你们能否答应我？”

“只要你的心愿是合理的，我们就会满足你。”

“我想让你们鞭笞 100 下，而不是 50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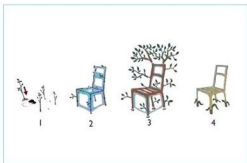
行刑者颇为惊论，随即镇定下来。“行。这是一个十分虔诚的心愿，我们应该满足你。那么，你的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呢？”

“我希望把我岳母绑在我的后背上。”

（生如夏花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天堂之门》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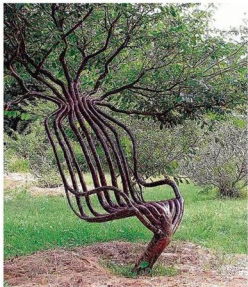


种一把椅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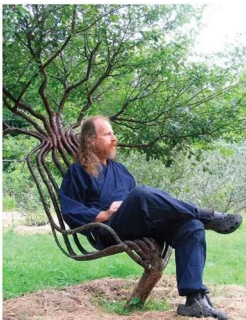


春天在地上种下一棵树，到了秋天，它能结出家具吗？39岁的英国设计师 Gavin Munro 说：“能。”

如果你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你绝对不会理解这种艺术形式。事实上，它可能需要花费超过人一生的时间去完成。



这把树椅子必须经过长期的嫁接、修剪才能被创造出来，世界各地的许多艺术家为此努力了几十年。



Peter 花了 10 年时间，把椅子种了出来。此刻，他在他的杰作上放松。



他把桌子从地里种了出来。



设计师 Gavin Munro 在英格兰中部德比郡有一大片农田，郁郁葱葱的。放眼望去，全是椅子和灯罩。



Gavin Munro 说：“我觉得这么干很有趣，就像 3D 打印，只不过用的是空气、泥土和阳光。”



Gavin 还透露了一些制作流程：“当小树长成了我们希望的形状，我们还要继续呵护它，让它长得更结实。到了冬天，我们会收获这棵树，然后让它在寒冷的天气中自然风干。”



这个主意最初是 Gavin 在自家花园里做的小实验：他记得他家后院里有一棵长得像王座的树，他想试试能不能刻意改变树木的生长方向，于是一年后种出了一把椅子。



Gavin 的农田里种着柳树、橡树、白蜡树和无花果树。他利用自己设计的几款塑料模具加以引导，修枝剪叶，假以时日，它们就乖乖地长成家具了。



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况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35岁的平均寿命中包括大量的夭折人口。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新生儿死亡率。如果除掉

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低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低下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岁多。明代16位皇帝，平均寿命42岁多。在明代16位皇帝中，只有5位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11位皇帝皆低于均龄。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

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活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出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

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人

●张宏杰





淫残暴。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他们的行为无疑应该属于精神分裂症的表现。

北魏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在对自己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魂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动辄追思朝臣旧恶前愆，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将其打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被一字排开，摆放在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比如宋明帝刘彧习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20多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由于做皇帝挑战性过大，因此他们在工作上要体会成就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是在这个位子上“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二

权力过于巨大，是中国皇

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窥视、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使皇帝们神经常年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

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把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即使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早，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冑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辔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

权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权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规定自己每天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太祖御制全集》）。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立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他在位13年，写出了1000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现象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们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三

除了劳累之外，皇帝的生

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刻



板。

本来，世俗权力的巨大，已经令皇帝们精疲力竭，可是传统文化对皇帝的要求还不止于此。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既然皇帝是天生圣人，是万民的老师，那么一举一动就应该体察天道，遵守礼仪，有章有法，完美无瑕，为天下众人之表率，以达到“一人正而天下正”的大好局面。因此，历代相积，形成了一套建立在“礼法”之上的完整的帝王守则，使帝王的生活，每一分钟无不处于规矩之中。

我们以清代为例，观察一下皇帝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套子当中。清代祖制，每天早上5点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是着衣。皇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喜好的来，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样、颜色、规格、纹饰，都有严格的规定。

梳洗完毕，首先要做的事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祖先的教导。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法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回宫。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30分，是皇帝休息、吃晚

饭时间。根据《国朝宫史》记载，每天下午皇帝一般在一两点时吃晚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2点30分到5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7点到9点皇帝要礼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

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如此。

那些精明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服从、宠爱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皇子们一生下来，就处于太监奴仆众星捧月的包围之下。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差，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延迟后满足的能力。

这极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们的期望值很高，要求很严。一出自己的后宫，即处于种种森严的规矩包围之下。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们的人格分裂，形成种种心理隐患。许多天赋不凡的孩子，都被这种特殊的成长环境所毁坏，比如那个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

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使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一方面是不成熟的人格，另一方面是挑战性极强的政治重任，两者相遇，必然是一场悲剧。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们的享受，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们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

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的追求，使他们荒于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力感、自卑感。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

（娟娟摘自人民网，本刊有删节，黎青图）

为了失去

●夏殷棕

在藏族聚居区，随处可见藏族阿妈或阿爸右手摇着转经筒，左手拨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

一位游客问藏族老阿妈：“你们经年累月一直摇着转经筒，拨着佛珠，念着经，希望得到什么呢？”

老阿妈睁开微闭的双眼，看着游客，缓缓地答道：“不希望得到什么。”

游客惊讶地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老阿妈说：“希望失去点东西。”

游客更为惊讶：“希望失去点什么？”

“希望失去贪、嗔和怒。”

藏族老阿妈的失去其实亦是一种得到，这才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境界。

（生如夏花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第2期）

历史

●天行健

唐太宗问史官褚遂良：



意·林

“你对我言行的记录，能给我看看吗？”

褚遂良答：“史官记载人君言行，善恶皆录，没听说人君可以自取观看的。”

太宗又问：“朕若做了错事，你也记吗？”

褚遂良答：“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有个名叫刘洎的官员在旁边说：“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的！”

刘洎此言极是，帝王可借权势改几本史书，却改变不了天下人的评价。

（若子摘自《今晚报》2016年2月3日）

花落人未扫

●〔日〕吉田兼好

在让位仪式上，上皇要将剑、玺、内侍司移交给新的天

皇。这事想起来都让人感到凄凉无比。

上皇退位的那年春天，曾作了一首和歌咏道：

庭闲诸役散，
花落人未扫。

众臣工忙于新天皇的冗杂事务，无人再去祭拜上皇的御所，上皇不免有孤寂寂寞之感。这种时候，最可以显见人心。

（张秋伟摘自《文苑》2016年第2期）

生活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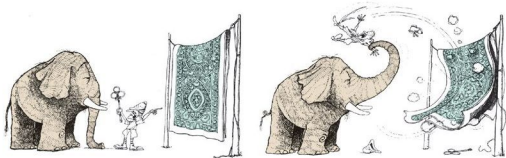
●〔印度〕安东尼·德·梅勒

◎孙开元 编译

一天，弟子们以读书为中心展开了讨论，有的说读书有用，有的说读书是浪费时间，看法不一。大师来了之后，对众人说：“你们是否读过这样的书——写在页边的注脚和书本身的内容一样引人入胜？”

弟子们纷纷点头，表示看到过这样的书。大师说：“生活，就是这样一本书。”

（尘中盟摘自《讽刺与幽默》2016年2月5日，〔阿根廷〕季诺图）



幸福有时似乎遥不可及，有时又非常简单：若你能为了所爱之物、所爱之人燃烧自己，它往往会不期而至。世界上最年长的钢琴家爱丽丝·赫茨·佐默便是这样一位老人。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2014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6号女士》的人物原型，她历经沧桑却不改天真，一直追随挚爱的音乐单纯地生活，幸福也一直伴她左右，从未离开。

1903年，佐默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她的父亲是商人，母亲出生于音乐世家，是当地艺术圈的名媛，与著名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是发小，与著名作家卡夫卡也非常熟悉。佐默在钢琴声中降生，5岁开始学习钢琴，很快便展现出了卓越的天赋，16岁成为布拉格音乐学院大师班最年轻的学生，20岁跻身顶级音乐会的钢琴家之列，开始举办独奏会。每每钢琴声响起，便是佐默最幸福的时刻。她不知怯场为何物，因为“一个人之所以怯场，是因为他太关心别人怎么想，而非关注音乐本身”。佐默关心的，永远是她和音乐的关系，以及指尖流淌的灵感与满足。

25岁之前，佐默一直相信音乐能带来快乐，但这一年她的好友猝然辞世，她的生活忽然间被伤痛淹没。为此佐默一度终止了练琴，后来在男友利奥波德的鼓励下，她重拾钢琴演奏，并惊讶地发现：原来音乐不仅能给人带来快乐，还可以吞没一切令人不悦的东西，比如忧惧、悲伤与失望。

后来佐默成了利奥波德的妻子，他是一个懂得尊重她，并且尊重音乐对她的意义的人。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他们志趣相投，会在下班后挽着手看戏、听音乐会，周末则留给艺术馆和聚会。34岁那年，佐默成了母亲，三口

之家其乐融融。

然而，纳粹德国军队的入侵永远地改写了佐默和家人的命运。佐默的母亲与公婆是第一批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她永远忘不了与母亲分别的那一天：72岁的母亲背着重重的行囊一步步走进纳粹集合犯人的大楼，步履沉重，背影凄凉，这一幕让佐默心碎。母亲走后，佐默心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绝望和自责。正是从那时起，她开始练习肖邦的24首前奏曲，这些曲子传递了身患重症的肖邦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有灵魂的音乐支撑着佐默，她说：“我感



爱丽丝·赫茨·佐默

6号女士的美丽人生

●青 黎

到，只有音乐能给我带来希望。事实上，音乐是我的信仰，音乐就是上帝。”

母亲被带走一年后，佐默和丈夫以及6岁的儿子也被送入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她在那儿得知母亲遇害，内心悲痛欲绝。集中营里时刻笼罩着死亡的阴影，食物很糟糕，纳粹官兵的态度也十分粗暴，但佐默依然设法练琴，并相信音乐能给自己带来好运。

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是一个中转站，大部分被送往那儿的犹太人都会被转往死亡集中营。为了应付国际红十字会一年三次的检查，纳粹德国试图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打造成样板集中营，因此他们定期举办音乐会和歌剧表演，以展示“人道主义”。正因如此，琴艺高超的佐默得以在音乐会上演奏肖邦名曲，她甚至争取到了每天练琴一小时的“特权”。虽然钢琴残破不堪，但她依然时常微笑，她说：“音乐使我感觉开心，我知道只要能演奏，日子就不会太糟。”

佐默的演奏充满力量，她不仅鼓舞着集中营的难友们，也打动了许多纳粹军官。佐默弹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后排或者窗外安静地聆



听，偶尔还会向她致意。虽然对纳粹表现出任何善意都会招来狱友的白眼，但佐默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他人：不管是看守还是狱友，只要对她的音乐表现出一丝尊重，她都会优雅致谢，不卑不亢。

有天夜里，演出结束后，一名年轻的纳粹军官拦住了正要返回住所的佐默，并真诚地告诉她，自己来自一个音乐世家，母亲也是一位很好的演奏者，他听得懂佐默的音乐，真诚地向佐默致谢，并告诉她：“您的演奏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看到四下无人，年轻军官还低声告诉佐默，他会保证她和她儿子拉斐的安全，让他们不被送往死亡集中营，一直平安地待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

佐默和儿子果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驱逐名单上，但她的丈夫在颠沛流离中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一把他在集中营里用过的锡汤匙。苏联军队解放特莱西恩施塔特后，佐默和儿子回到了布拉格。母子二人缺衣少食，举目无亲，只能靠音乐打发孤寂。后来，在姐姐的帮助下，佐默母子移居以色列。对于这个接纳自己的国家，佐默充满感激，也开始愈发努力地生活。她如愿成为一名音乐教授，儿子拉斐也成为世界知名的音乐家，母子俩一直用行动诠释：有音乐陪伴的人生，永远不会太糟糕。

三

佐默亲历过纳粹的疯狂与残暴，但她没有简单地选择愤怒，而是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佐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个人都能选择善恶，选择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上。而佐默的选择是：以更好的姿态而对余生。



83岁那年，佐默搬到伦敦与儿子拉斐同住。同年她患上了乳腺癌，为其治疗的医生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描述会吓坏眼前的老人，佐默却谈笑自如，坚决地要求医生实施手术。术后她恢复得飞快，并进入了老年大学，成为班级中最古灵精怪的学生，每一次都能将教授问得瞠目结舌。

出色的拉斐是佐默晚年重要的精神支撑，但2001年11月，距离佐默98岁生日还有13天的时候，拉斐在演奏完一场音乐会之后离开了人世。这对佐默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她依然找到了振作起来的理由。她说：“我并不是天底下唯一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100年前，伟大的钢琴家克拉拉·舒曼也失去了两个孩子，但她依然可以从音乐中汲取力量，直到离世。我觉得我一定也可以。”

拉斐走后，佐默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至少练琴三小时，坚持锻炼，吃健康的食物。

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佐默独自住在伦敦白赛兹公园附近的公寓，每天与音乐为伴。与此同时，她还是一位很潮的老人，会穿匡威鞋，认真搭配服饰。当有人问及她的人生体悟时，她平静地告诉对方：“不要停止学习，即便你很老很老，也要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学会感恩，要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生命的馈赠。”

2014年，佐默病逝于家中，享年110岁。多年以前，她曾断言：“我活在音乐里，也将死在音乐里。”上帝成全了她的愿望，并使其在音乐中得到了永生。

（真 真摘自《莫愁·智慧女性》2016年第4期）



坛城

● 韦培



2016年新年伊始，朋友告诉我，从西藏来了三位喇嘛，要在上海制作一件坛城。说来惭愧，我第一次知道坛城是在美剧《纸牌屋》里，但仅仅是这剧集中风毛麟角的展现，都让我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无力感。这次有幸得以亲身经历坛城的整个制作过程，并在完成的片刻欣喜之后，目睹了按照仪规销毁坛城的过程。

在开始制作坛城之前，喇嘛们需要沐浴更衣。

仪规的过程很复杂，喇嘛们要亲手制作工具、基座等，还要将自然矿石打磨成沙粒。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饮茶静等，耳闻喇嘛诵经，像铜钟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我们知道喇嘛们会在背诵的经文里领悟到一座佛的城，此前他们对今天要做的城是没有任何设计和想象的，所以坛城是时空交错之间偶然的一座。

堆砌坛城的时候，喇嘛们异常冷静和仔细，他们的头几乎贴着基座，然后从预先制作好的铜管里慢慢地释放出那些磨好的矿物颗粒，这些颗粒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沙一世界”。我在工艺美院工作，见过很多“工艺大师”制作作品的过程，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可以这么认真地做一件东西，而且我和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件注定要被销毁的东西。此时，我感觉时空似乎都是

静止的。

堆砌沙的世界是非常困难的，喇嘛们用了几乎一天的时间。过程中他们没有进食，但凡有去解手的，在回到制作现场前都要去沐浴、诵经。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些鲜艳的矿石颗粒慢慢地被喇嘛们小心翼翼地营造出一座无比华丽的城，就像这繁华的世界。朋友不止一次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喇嘛们把这座城留下来呢？”等到完成时，我也萌发了和朋友一样的想法。但是，这些刚做完坛城的喇嘛们看起来是如此庄严，在他们面前，我们觉得自己的这些贪念是如此邪恶。

正在我们拼命拍照留念，意犹未尽之时，喇嘛们已经开始了销毁工作。他们一边诵经，一边由外往内扫毁整座城。夕阳西下之时，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沙粒被扫入了泥土里。

目睹这个过程的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领悟吧，在我心里更多的还是惋惜。但在若干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令我彻底明白了坛城的意义。

那天，我去听一位仰慕已久的教授的一个讲座，讲座地点附近正好有一个敦煌主题的展览。由于讲座开始时间较晚，我便先去看展览，同行的还有一位清华美院的玻璃艺术家。在展览现场的一幅《西方净土变》前，一批学习中国古建筑的学生正在临摹。此时我在等那位清华的朋友，我突然想到了坛城，并忍不住

原创
创作



这是我年轻时在美国的趣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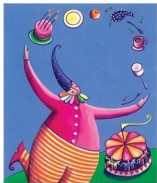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星期日，我去参加一个早间弥撒。

我不是教徒，星期日去听牧师讲道，是因为听说这对学英语很有用。原以为场面一定庄严而隆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在祈祷前，有一段“今日故事”的讲道，信徒们听了都哈哈大笑。在开头的十分钟，牧师一连说了好几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段子，等到气氛变得轻松活跃，他才开始谈正经的事。星期天教会的阵阵欢笑，让我体验了什么叫打开心扉的感觉。

美国人习惯先把人逗笑，再谈重要的事。看来在星期天的教会，我学到的似乎不只是英文呢。

我把学到的事立刻付诸实践，用自己蹩脚的英文拼命套



逗人发笑

◎〔日〕松浦弥太郎

◎张富玲译

试逗人发笑这件事。

比如说，向街角卖熟食的小贩问路。又比如，寄行李的时候向邮局的人请教关税文件的写法。大部分人都很忙，觉得我这个一口烂英文的外国人很麻烦，根本不理睬我。可是

只要我先说个小段子，让对方笑出来，之后再坦白“老实说，我迷路了”，对方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不是一定得让对方大笑出声，而是只要在提到正事之前，先说几句幽默的话，让对方笑一笑，缓和一下气氛就行了。

我在美国人身上实验这个策略，结果立刻就交到了朋友。

回到日本开始工作之后，这个方法也帮了我很大的忙。就算笑话不好笑也没关系，哪怕是中年人的冷笑话也无所谓。“我想逗你笑，想让你开心”是一种态度，我想没什么人会讨厌别人以这种态度对待自己。

幽默感是与他人亲近的通行证，没有人会拒绝一个想逗自己开心的人。

（天堂飘雪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崭新的理所当然》一书，全景视觉供图）

向其中一位学生介绍了这个过程。有意思的是，这种偶然的缘分很像坛城的偶然形态，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目的。分享坛城的过程就像坛城的制作过程，漫长又晦涩难懂；当我发现这位学生对坛城也很感兴趣时，我就像那天坛城落成时一般欣喜若狂。但是紧接着是这缘分



在上海制作的坛城

的瞬间毁灭，分离是人生的常态，此后如果还有惋惜，留有念想，就只有无尽的痛苦，不如与沙粒同归于土，倒是留住了最美好的时刻。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经历，喇嘛们用实际行动实践了佛的教诲，用最认真的态度、最大的努力，创作了一件绝美的作品，在短暂的享受之后，立刻义无反顾地进行了销毁。这很像我们美学里讲的“不到顶点的美”——当美到达了顶点，必然要迎来下坡的“不美”，所以，最美的时候，是在上坡的时候，还没到达顶点的那一刻。

坛城，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正在经历的人生，请你享受这个过程吧，不要执着于那个结果。坛城注定要被销毁，但是他们仍要认真地制作；人生注定要迎来死亡，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生活！

（Getty Images 供图）



邂逅 1933 年的中国公民

●邓康延

这本《模范公民》是世界书局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印制发行的，属民国时期小学四年级公民教育课教材。我在广州某都市市场偶然得之。巴掌大的小册子，从邂逅起一直置于我随身的手袋。它身轻不过二三两，但其中的理念却曾经勉励过几代人。

一、我看得见新事物，要常常留心研究。

有一颗敏感的心，每天都新，每件事都藏有玄妙。

新事物旁边可能长出科技和人文，最不济的也是空旷辽远。

二、我发生了疑问，就想设法去解决。

三、我要仔细地观察事物。

四、我不盲从，不随声附和。

如今多的是唯上是从，随声附和。

耿介诤言难于立世。天倒未塌，多了地陷。

五、我不信鬼神。

80年前不信鬼神，50年前打倒“牛鬼蛇神”，今日神州大地香火遍地、寺庙林立，风水堪舆，何处不神？早在唱自嘲歌的鬼神们被人虔诚地跪拜，被老官新贵争抢新年第一炷香。鬼神也知，那是拜钱、拜权、拜福、拜寿。当年批判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工具；如今，人民用各种工具麻痹了鬼神。

六、我使用公共器具，一定依照先后的次序。

公车忧惧私用，路上有了



《模范公民》的封面

秩序；公器敬畏公民，社会有了公德。

七、我不私用公共或别人的物件。

八、我没有得到允许，不动别人的东西。

有些威武豪边的人，偏要拿别人的东西，甚至别人的命。他就没想到他身后还站着更威武的人，还会对他如法炮制？老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西谚说，与其让孩子们无法可依，不如让他们有法可违。人权、物权，若都被权力打败了，还有什么人物？

九、我不轻易向人家借东

西。

轻易借物，轻易许诺，容易轻佻，被人轻视，不能自重。自重，原是礼仪之邦很重的词。如果街上破口就骂、挥拳就打的事多了，那么再重的老罐子都被当破罐子摔了。

十、我不向人家借钱。

轻易不借钱——在慈悲之间，留下慈悲；在主奴之间，不做奴。

十一、我不浪费金钱。

代拟新一代对老课文的致敬词：

我们是富二代、官二代，即便我们多金也不浪费金；我们是蚁族、蜗居者、白领金领粉领无领们，我们以不浪费金钱为贵，以浪费金钱为贱。我们敬畏钱也鄙视钱，爱钱也恨钱，花钱也被钱花。我们用卡刷一笔钱，犹如几千年前交换几个贝壳，沿袭着骨子的价值和价值观。

十二、我能定期储蓄。

儿童银行一角起存，五十元为限，月利八厘。在小银元和铜钱的叮当声里，存储民国童年的节俭和富足。

十三、我愛用本國貨。

每一辈爱国游行的青年都呼喊过这类口号，振奋国人，



支持国货。

一位很爱国的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授课时说，他弃美国车而买日本车，因为便宜省油，此外，美国车没压力怎么进步！这观点让中国学生颇感意外。

虽然产品、产地已经全球化了，虽然“国货既坚固又便宜”于今未必准确了，我们仍力挺国货，向一辈辈倡导国货的国民致敬。只是我们更须自省中国制造的质地与内涵。

十四、我遇见车马及一切危险，要敏捷地避免。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危墙倾覆君子不得。

但若看似好好的墙，里边却成了“豆腐渣”，让住的人猝不及防，怎么办？还有，明明知道事情很危险，但国家财产也危险，是否为搏命，与天地斗与人斗？

十五、我看见同学有危险的举动，立刻劝止他。

见别人临险，立刻劝止。劝止不及，后悔莫及。被蛇咬的盲人看不明白，他的朋友看明白了却未能阻止，尤悔尤恼。道义还须方法。

十六、别人有危险的时候，我立刻去救护他。

庄子，不是鱼而如鱼之绝望。

在自救与他救中，易于产生哲学家。他们的疼痛穿山越岭，触动后世。

十七、我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人。

助人是助己。不在于循环回报，而在那心慈一念。于人之己的积极行为，如雷雨后天

满云彩的天空，洋溢着美的深意。

十八、人家有事问我，我要恳切地回答他。

恳切是个重词，浮华之辈扛不起来。

相问因需求，回应见姿态。正如旅游点的当地人，免不了每天被问路问事——和善能为故乡增分，烦躁只能让景点逊色。

十九、我说话要轻而和气。

和风细雨，有利庄稼；和风细雨，有利人际。“义正词缓”“理直气和”，或许更打动人。

面对暗夜前来的窃贼，轻轻的一句提醒，无雷霆万钧之势，却有苍天白云之气。“柔挽狂澜”，救了自己，也救了那贼。有时，怎么说比说什么重要，正如书法圣手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

二十、我对人要和颜悦色。

王羲之的故事
王羲之是晋朝时候的人，平素对人说话很和气。有一天夜里，他正睡着一个竊賊钻进他的房中，敲醒了，知道竊賊已偷了不少的东西，他轻轻地说：「一条青的毯子是我家的，拿来，请你不要带去。」竊賊听了他的话，急忙的逃走了。



38

(九)

《模范公民》的内页

别人可做自己的镜子，而对别人也如对自己。

和颜悦色是成功者的侧面，跋涉者的远见，青春的流光溢彩，长者的慈眉善目。感同身受，由己及人。说到底，和颜悦色是骨子里的善。

二十一、我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叫别人去做。

很多悲剧的发生，就因为主事者未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道德，也是“人行霸道”。

“将心比，同一理”，外婆在我童年时就用这六个字训示我。外婆去世多年了，我发现世事大到治国，小到化解邻里纠纷，都离不开这六个字。

二十二、我竭力做有益于公众的事情。

生而为人，是为幸运；更为幸运者，能时时给别人带来幸运。

英雄有益于公众，魔鬼加害于公众。历史最痛的是，将英雄视为魔鬼，将魔鬼幻化作英雄。古道血红的夕阳怎么就抹不去人类自造的愚昧和谎言？

善是最大的主义，力胜斗争。

二十三、我要爱护有益于人类的动物。

本册最后，落于南丁格儿幼时救护伤犬。一只伤足的犬，是一个跛足的世界。在她的包扎行里，在民国二十二年的《模范公民》第八册里，人性闪耀——穿越世纪的日日夜夜，穿越所有的伤口，抵达今天，抵达你我心间。

(作者自荐)

炫富、哭穷会加剧贫富悬殊

● 猫 乱

先贤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但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却提出，问题并非在于财富的不均等本身，而在于这种不均等是否可见。财富的外露会加剧不均等，同时损害人与人的连接与合作。

“财富的可见是一股极具腐蚀性的力量，它导致了富人对穷人的盘剥。”耶鲁大学网络科学研究所主任、该论文主要作者之一的克里斯塔基斯如此说。

研究者们将 1462 名被试者分成了 80 个由电脑模拟的小型社区，每个人都与他所在社区中的 5 个人互为“邻居”。接下来，被试者将要和他的邻居们完成一个游戏：在每一轮游戏中要么合作，即拿出 50 块钱让所有邻居都得到 100 块；要么拒绝合作，不付出财富，也没有任何回报。

研究者为了不同的社区设置了不同的变量：在一些社区，大家的初始财富都差不多，而在另一些社区，则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财富的可见性也有不同，有的组员完全不知道别人的财产，只知道自己的家底，有的组员能看到邻居的财产数目。

游戏一共有 10 轮，每轮过后有 30% 的人被允许更改他们的社交圈，并且可以根据所有玩家之前的表现来挑选新的伙伴。为了显得更加真实，虚拟财富单位最终都会被兑换成真实的货币。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大家愿意合作，所有的人就可以共同致富。那么，参加游戏的人究竟会如何选择？

研究人员发现，当“穷人”知道邻居为“富人”时，他们会谋求合作，并将

财富投资在社交上，希望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并增加财富。然而“富人”并不一定会买账——当“富人”们发现邻居并不如自己富有时，他们则会变得不太愿意合作。这会让他们“贫富悬殊”的邻居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然而在财富不公开的小组，“富人”会更乐意与周围的人合作，这在研究人员看来是一种良性、公平的情形。“富人”将财富投资于本地社群，让大家都尝到甜头，最终整体社区的财富逐渐增加，并且趋于平等。

就总体财富而言，财产公开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财产公开社区的总体财富显著低于不公开的社区。同时，财产公开也让贫富差异持续更久。而相比之下，初始的贫富差异对合作、社会联系以及总的财产累积的影响则显得微不足道。

克里斯塔基斯指出，这些结论是否可以直接用到现实社会，仍有待商榷，但这能够帮助一些公司决定是否公开员工的收入。简单地说就是，工资差距较大的公司最好保密，但在相对来说比较平等的地方，公开谈论个人收入反而会使人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在自由社会中，财富会从方方面面标记每一个人，除非强行要求所有人住相同的房子，穿同样的制服，进行同等水平的消费。与贵族深居庙堂的时代相比，社交网络让贫富差距越来越

无法隐身。如果想使财富持续增加，理想主义者也许会据此建议有钱人少炫富，但问题的关键似乎在于，穷人也应该少哭穷，避免受到富人的鄙视。

（若 子摘自《南都周刊》2016 年第 1 期，喻 梁图）





山茶花开

◎ [美] 艾伦·威尔蒂 ◎ 孙开元 译

年幼的时候，我幻想着能有一只老鼠当我的男朋友。准确地说，就是卡通片里的米老鼠。我天生胆小，而米老鼠很勇敢，有它在身边，我就什么都不用怕。

当别的孩子大呼小叫地玩着躲避球时，我只能坐在墙边看热闹。有时妈妈恰巧看到这情景，就会问我为啥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这时候我总是不知怎样解释才好，所以只好以耸耸肩代替回答。其实我也想玩躲避球，可是没这胆量，只要一想到往玩球的孩子们身边走，就像有人拽着我一样，迈不动步。“其实玩躲避球一点儿也不可怕！”妈妈总是朝我这样喊一声，然后就离开。

我和谁都没说起过自己干啥都害怕的毛病，直到后来南希姨妈来我们家做客。南希一个人住在拉斯韦加斯乡下，她住的是我听说过的最漂亮的房子——一座公寓，外面有个游

泳池。和南希闲聊时，她从我的话里套出了一件事——我上的那所小学将要举行一场音乐会，我却因为太胆小不敢参加。人还没报名，害怕先来了。“你和我一样。”她说，“我这辈子错过了不少好机会，就是因为我胆小。不要和我似的，宝贝儿。尝试一下新事物，不要让恐惧害得你一事无成。”

我眨了眨眼，然后又眨了眨眼。姨妈，一个大人，一个女强人，竟然承认她也有害怕的时候。我意识到姨妈刚刚把她体会到的人生最重要之事情告诉我，我的人生从此有了巨大的转变。在音乐会的那天晚上，我站在聚光灯下独唱了一首歌曲《我叫贝思》。我相信台下可能会有一只“米老鼠”在朝我挤眼，但是我忘了害怕，在畅快中微微颤抖着。我唱的这首歌是演出的一部分，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对于如何平衡生活这个问题，南希姨妈其实是世界上最没资格给别人忠告的人。她自己的生活并不像她的房子那样漂亮——她独身一人，而且很少和人交往。她在20多岁时被一个有妇之夫甩了，此后再没谈过恋爱。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只是在给自己和给她的猫买吃的东西时才会出门，她的报纸和衣服堆积如山，仿佛成了挡在她和世界之间的一道墙。虽然她自己的生活并不完美，她却依然鼓励着我。在我去年搬到澳大利亚之前，我和她住了一夜。我们彻夜未眠，聊着她的乡下生活——那里的夏天和冬天都显得很短暂，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俩都不知道除了她还有谁在那里住。

我的勇敢至今也是时有时无的，但最终我都能找回信心，因为我知道姨妈的教诲是对的，这个世界不仅喜欢勇敢者，也为胆小者敞开着同样宽广的怀抱。当人们说“那些人自己不行，还好意思指点别人”时，他们往往是把别人的忠告当成了一种侮辱。从另一方面来讲，还有比那些说“虽然我损失很大，但是我希望能看到你成功”更为慷慨的人吗？

姨妈临终前的几句话是在病床上和我说的，她只字未提她身体或心灵上的痛苦。她的话只有寥寥数语，却让我终生难忘：“我窗外的风景真好，山茶花正在盛开，真极了。”

（涛声摘自《知识窗》2016年第3期，杜凤宝图）

宠辱谁能不动心

●南怀瑾

宠，是得意的总表相；辱，是失意的总代号。当一个人在成名、成功的时候，如非平素具有淡泊名利的真修养，一旦得意，便会欣喜若狂，喜极而泣，甚至有所谓得意忘形者。

在清朝科举时代，民间相传一则笑话，便是很好的说明。有一个老童生，每次考试都不中，但已经步入中年了，这一次正好与儿子同科应试。到了放榜的一天，儿子看榜回来，知道已经被录取，赶快回家报喜。他的父亲正好关着门在房里洗澡。儿子敲门大叫说：“爸爸，我已考取第×名了！”老子在房里一听，便大声呵斥：“考取一个秀才，算得了什么，这样沉不住气，大呼小叫！”儿子一听，吓得不敢大叫，便轻轻地说：“爸爸，你是第×名，考取了！”

老子一听，便打开房门，一冲而出，大声呵斥：“你为什么先不说！”他忘了自己光着身子，连衣裤都还没穿上呢！这便是“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的一个写照。

对于势利之交，古人有一特称，叫作“市道之交”。市道，等于商场上的生意买卖，只看是否有利可图。在战国的时候，赵国的名将廉颇，便有过“一贵一贱，交情乃见”的历史经验。如《史记》所载：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因其理也，有何怨乎！”

廉颇平常所豢养的宾客们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天下人

与你廉大将军的交往，本来都是为利害关系而来的，这是世态的当然道理——“君何见之晚也”，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那未免太迟了一点吧！

有关人生的得意与失意，荣宠与羞辱之间的感受，古今中外，在官场、在商场、在情场，都如在剧场一样，是看得最明显的地方。以男女的情场而言，众所周知，唐明皇最先宠爱的梅妃，后来被冷落在长门永巷之中，要想再见皇上一面都不可能。世间多少的痴男怨女，因此一结而不能解，于是留下了无数饱含哀艳爱情的文学作品。宋代诗人便有“羡他村落无盐女，不宠无惊过一生”的故作解语。无盐是指齐宣王的丑妃无盐君，她历来是丑陋妇女的代名词。

其实，无盐也好，西施也好，不经绚烂，哪里知道平淡的可贵；不经过荣耀，又哪里知道平凡的可爱。这两句名诗，当然是久历风波、遍尝荣华而归于平淡后的感言，从文字的艺术性看来，的确很美，但从人生的实际经验来讲，谁又肯“知足常乐”而甘于淡泊呢！除非生而知之的圣哲，如老子等辈。其次，在人际关系上，诸葛亮曾有一则名言，可以作为人们学习修养的最好座右铭：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贵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天堂飘雪摘自东方出版社《南怀瑾著作选集》一书，王青图）





白桌布

◎程丹梅

德国人有一种本事，吃过的桌布整洁如初，没有水印，没有残渣，也没有油渍。而且，德国人很喜欢用白桌布，祖传的、手绣的、钩针钩的、棉的、麻的，不一而足。

你会说，西餐和中餐不一样，都是土豆、牛排什么的。错了错了，那是最大众化的。真正的西餐，也是汤汤水水、稠稀不等、细刀细切的，尤其是按祖传食谱烹制出来的佳肴，没几个精细的步骤，就不算是正宗的。所以，大抵讲究点儿的正餐都要荤素兼备，凉热不缺，且刀又烦琐。关键是，餐具的使用和多道程序，避免了汤汁的滴漏。还有就是餐具的摆放、饮食的动作与习惯，使得桌布一尘不染。所谓的餐具摆放，除了要摆放吃鱼或肉的刀叉、吃饭后甜点的小勺小叉外，通常汤盘下面还有底盘，正餐盘下面有时也有底盘，这样流淌到盘沿儿的汤汁就被拦截到底盘上。而动作和习惯则是：不可将双臂置于餐桌之上，用餐

时低头接近餐具，并且杜绝咀嚼时说话；若是家庭聚餐，每个菜盘里都放有一把公用勺，谁想取哪种菜肴，就将该盘端到自己面前，以自己碗碟最近的距离盛菜……

但是，我不信邪，我请了一桌子德国人到我家吃饭，铺了白桌布。主食有饺子、炒面、米饭，炒菜有鱼香肉丝、红烧牛肉和炒油菜等。我大显身手，竭尽所能地操办了满满一桌。我的客人们也都喜欢中餐，并视其为上品，为能在欧洲吃到正宗的、未掺杂欧洲口味的中餐而欢欣鼓舞。为了显示咱们的瓷器文化，我将结婚时父母送的青花梧桐餐具一一摆放在餐桌上，自然赢得一阵赞叹。按照咱们的餐具摆法，我们是碗下有碟，碟下摆餐托，托下放餐巾纸。在吃的当口，你别说，我还真留意地看了看，看看他们会不会掉落汤汁和饭粒，饺子蘸醋时会不会有飞溅出来的东西。

我并非恶狠狠地监督，只是想知道中餐会不会让他们乱了方寸，把他们一贯的秩序打乱，好奇用餐结束之后会杯盘狼藉到什么程度。我还是失望了。因为，众人离去后的桌布上，竟然没有我预想中的痕迹！甚至孩子们的那桌也如此。

浆洗过的亚麻桌布上，配着银质刀叉和点缀的花朵，一般人总得当心别让食物破坏了桌子上的和谐与美妙。显然，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吃，可能没有大快朵颐之感，但是慢慢咀嚼或许也是一种享受。

其实，桌布在德国人家里的讲究是很多的。你瞧吧，什么日子、什么天气用什么样的桌布都很讲究，就更别提圣诞节、复活节、新年之类的重大节日了，那都得用带有标志性图案的桌布。每次用过，桌布都要经过浆洗、熨烫，然后如工艺品似的叠好。

那么，用筷子可不可以慢慢用呢？中国人不是也有“慢慢吃”，或者“慢慢用”的说法吗？我跟德国人直译过这些，他们觉得特别棒，觉得是很懂享受的表现，而且我也认为这跟德国人饭前互道“祝你胃口好”的意思是一样的。

（欣然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0日，全景视觉供图）



“剃头爷爷来了。”

老远看到剃头匠，我就跑到屋子里大喊。接着就搬了板凳，坐到门口银杏树的底下。剃头总是从小孩儿开始的。

剃头匠的腋下夹着一个细长的木盒子，脚步轻快，声音洪亮。

“木匠！”剃头匠一面招呼爷爷，一面把腋下的盒子放在我面前的椅子上。爷爷在我大

喊大叫之后，已经走出屋子，笑眯眯地在门口站着。

盒子是桃木的，正反两面各雕着一位神将。两位神将各骑着一头怪兽，一个持铜，一个举剑，面目甚是凶恶。这盒子常常使人想起身怀绝技的武林怪客。

不过剃头匠并不怪，整天嘻嘻哈哈，跟大人小孩开各式的玩笑。

“大鱼儿，你家的羊呢？怎么样，一会儿再跟它跑一个给爷爷看看？”我不理他。我跟羊赛跑的事，成了村里人的笑话——一个多月前，我家的一只小羊活活被我累死了。

剃头匠一抽盖子，打开木盒。里面是两把剃刀、一块叠得方正的布单、一把剪刀、一条窄长的磨刀布、一把猪鬃刷子、一个装着掏耳工具的小竹筒、一宽一窄两把木梳、一面不太明亮的镜子和一把新上过油的推子。剃头匠每次动手前，总要把推子对着虚空来两下，咻咻响两声。不知道是试一下工具呢，还是发出通知，让人有个心理准备。

他剃头很快，我才把他盒子里的工具一样一样看清楚，我的头就已经剃好了。剃头匠拿刷子在我脸上、脖子上刷一刷，解开系在我胸前的布单，一抖，咻的一声，我就跑开了。

爷爷排在最后一个。他不仅剃头，还要刮脸、掏耳朵。其中刮脸，怕是最让他快活的。

剃头匠先拧了一块热毛巾，敷在他的脸上，然后从盒子里抽出磨刀布，一抖，把一端的绳子套在凳子上，另一端扯在手里，布要扯得紧绷绷的，然后拿剃刀在上面来来回回磨。刀磨好了，剃头匠用手在爷爷的脸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泡沫，应该是肥皂，爷爷说是洋碱。这时候动作就要轻了，剃刀在脸上发出沙沙的声音。爷爷苍老的脸一点一点露出干净的模样。他的眼睛微闭着，

剃头匠

●申赋渔





嘴里似乎发出快活的呻吟。这个刮脸的过程，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剃刀从额头到两颊，到嘴唇，到下巴，到喉处。终于剃好了，爷爷靠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剃头匠还要用热毛巾给他擦脸。擦过两遍，剃头匠从爷爷脖子上解下布单，迎风一抖，啪的一声。这时候，爷爷才慢慢醒过来。

“怎么样，木匠？”

“嗯，嗯。”这就是爷爷的回答。听到这声音，剃头匠很满意。

剃头匠比我爷爷小几岁，两人是平辈。剃头匠每次都把爷爷放到最后一个剃，剃好了，可以跟他说说闲话。有时候会说到晚上八九点。

剃头匠住在村子后面的河边上。一个人，住两间茅草屋，家徒四壁。从后门出去，下几十级台阶就到河滩。河上停着他的一条小船，船要用长长的竹篙子撑。在河北岸的村子里，有一家大的百货商店，可以买到比较贵重的物品。申村人偶尔要去，就请剃头匠撑了船，送过河去。谁帮谁个忙，欠多少人情，各人心里有数，用不着现还。

剃头匠每个月要挨家走一圈，这一圈要走五天。如果不巧，到这一家时，有人不在家，等回来了，得打听剃头匠到哪家了，追过去让他剪。剃头匠是不会回头再来的。这五天里，中饭和晚饭是要轮着在各户人家吃的。如果在我家吃中饭了，晚饭就到隔壁邻居家吃，明天呢，再到隔壁的隔壁一家，如此循环。哪家伙吃好

一点还是差一点，剃头匠不计较，吃过就吃过了，从来不讲。不过，只要是剃头匠来了，家家都要去割肉，或者杀鸡，这是一件相当隆重的事。

过年前几天剃头匠是最忙的。每个人都要把头发剪得漂漂亮亮，希望来年有个新气象。

大年三十这一天，剃头匠是不离家的。他要把庭院打扫干净，门上贴上春联，掸掉屋梁上的灰，贴上福、禄、寿的神像，还要用红纸写一个“福”字，贴到小船的船舷上。这些事情都得上午办好。到下午了，他就搬把椅子，坐在屋门口，捧着水烟咕咕噜噜地吸。这是他剃了一年的头，等待收获的时候。

申村的每一户人家，都会在这天的下午来拜访剃头匠。有人送来刚蒸出来的馒头，有人送豆腐，有人送鱼、送肉，还有人送米、送面、送油，或者自家做的香肠、咸鸭蛋。

来人送了什么，是多是少，剃头匠都不在意，他总是显得过意不去：“哎呀，太多了，太多了。”爷爷往往是最后一个去。他要一样一样看剃头匠的收获，剃头匠就一样一样指给他看，脸上满是得意的光辉。等都看完了，爷爷才回家去，拿来剃头匠过年还缺的。要是什么都不缺，爷爷就包个红包。送剃头匠红包的，并不只我爷爷一个。不过他们大多是有身份的，或者相对富裕的。

申村的匠人们并不都如剃头匠这般收取工钱。我爷爷收

现金或者粮食，更多的匠人只收现金。有没有人不给呢？有。不过只要大年三十来打个招呼：“实在对不住，明年再说吧。”“没事，没事，不急。”所有的匠人都这么做。要是连招呼都不打呢？少，也有。这样的人家，之后就找不到人做活了。

申村人对剃头匠的尊重，有点过。这尊重超过对村长，也超过对我爷爷这样的手艺人。我是在上了高中之后，才知道缘由的。这时候的剃头匠，已经七十多岁，拿剃刀的手开始有点抖了，可是爷爷和一班老人，还坚持请他动手。还好，他不曾出一点岔子。

剃头匠年轻的时候在北边的一座大庙里做杂工。他的工作有个专有名词，叫“挑经担子”。和尚们出庙去做法事，各种各样的经卷和法器要带着，这就得有人挑啊。这些杂活儿，和尚们自己是不做的，于是就请外面打杂的来做。他挑经担子一年多，方丈觉得这小子心善、手巧，还能吃苦，就教他剃头。给和尚剃头不是容易的事，他学了两年，还没有满师，日本人就打过来了。

有一天，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带了人，在庙里开会，日本人知道了，半夜里围了上来。书记立即组织突围。别人都冲出去了，书记断后，没跑掉，开枪自杀了。

日本人忙了半天，只抓了一个死了的书记，很恼火，就把和尚们赶到庙门口，要方丈供出共产党的去向。方丈哪知



把握发出香味的那一刻

蔡 润

年纪渐长，一年一度，又闻见木兰香味。它在哪里？抬头一看，它已变成一棵苍劲的树，所结花朵，成千上万。可惜花儿寿命极短，落在地上，

又是木兰花开的季节了。喜欢木兰花，是因为它那阵阵香味，尤其在晚上和清晨，香味有时令人精神一振，有时令人昏昏陶醉。它的味道，没有其他花儿能够代替。

小时候，家里窗外种了一棵木兰，植于林中，楚楚可怜地开三四朵花，后来见它开十多朵，惊讶于它的成长。

往外头跑，才知道木兰可长成小树，花开得更茂盛。

为求理想，渐渐地，忘记木兰长得多高。

略为安定，又看见木兰，它的花只有毛笔盖子那么大，像一把合起来的雨伞，发出清

终化为泥。

见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轻儿女偷偷地说：“看她把木兰花插在髻上，一大把年纪，还这么爱美！”

现在，年轻儿女已四五十岁，却拒绝被叫作老人家——取笑别人的人被别人取笑了，是报应。

花开花落，又花开花落，瞬息间的事。唉，何必那么认真！何必那么伤感！最主要的，还是把握住发出香味的那一刻。

（李中一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不如任性过生活》一书，苑明珉图）

道什么，日本人问了半天，很不耐烦，就拿剃刀把方丈插死了，又一把火烧掉大庙，然后驱赶和尚和杂工们，给部队挑弹药。

几天之后，日本兵在一个大镇子上驻扎下来。因为战事紧，已经多天没有洗澡，浑身又痒又臭，终于到了有热水大池的地方，当然要好好享受一番。洗过了，如果有人能给剪发、刮刮脸，那就更舒服了。有人就推荐了剃头匠。

虽然还没有满师，不过剃头匠的手艺也已经不错了。一试，日本兵们个个满意。

日本兵在此驻扎了，征来的民工也就被打发走了。不过剃头匠不能走，他们正缺这样的人才。

一来二去，连小队长、中队长也要剃头匠来打理发发了。

那是一个午后，中队长

差人喊剃头匠。中队长的住所是一座前后两进的老屋。前屋里住的是士兵，后屋是中队长的卧室和办公室。剃头匠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不只是中队长，这屋里上上下下的人，他都熟识，都是他剃过头的。

中队长有个习惯，刮过脸之后，太舒服了，他要靠在椅子上睡一会儿，这时候你不能喊他，刮完了，悄悄收拾好东西，蹑手蹑脚走就行了。

中队长在办公室中间的椅子上坐着，看剃头匠过来，笑着递给他一支卷烟。剃头匠接过来，朝他弯弯腰表示了感谢，然后把烟夹在耳朵上，他舍不得抽。

剪完头发，剃头匠用热水湿了毛巾，拧一拧，轻轻盖在中队长的脸上，然后拿出剃刀，在磨刀布上磨两下。揭开毛巾，剃刀在中队长的脸上如

轻柔的手指一般滑行。中队长的眼皮抖了抖，吸一口气，呼出来，整个身体惬意地松弛下来。

剃刀经过额头、鼻翼、嘴唇、下巴、咽喉，然后轻轻一抹。中队长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血流如注。

剃头匠收拾好工具，出了门，轻轻把门带上。到了前屋，从耳朵上拿下卷烟，向一个士兵借了火，朝他弓弓腰，转身出去。

剃头匠是撑了只小船离开，小船应该就是他早就瞄好的。

几天之后，剃头匠回到了他已多年未回的申村。他请人在他系着小船的岸上，搭了一个茅棚。

78岁的时候，他在这里去世。

（李金锋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匠人》一书，李晨图）



秋天赏枫的季节，我好几次在京都。几个星期，一个月，好像忘了时间。好像春天才刚来过，同样的山，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寺院，同样的水声，同样的废弃铁道，同样的水波上的浮沫，同样的一座一座走过的桥，桥栏上的青苔，回首看

去，那桥栏，不是刚才还铺满落花吗？然而只是一回头，落花杳无踪迹，已经是满山的红枫叶了。水渠清流里也都是重重叠叠的红枫落叶，随波光云影逝去。每一次回头都踟蹰犹疑，害怕一回头，一切繁华都已逝去。

一个地方去的次数多了，常常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再去。一去再去，是解不开的上一世的轮回转世吗？

“无明所系，爱缘不断，又复受身。”常常说给朋友听的源自《阿舍经》的句子，或许是提醒自己于此肉身始终没



如此鲜明。

一个地方，来的次数多了，来的时候好像没有特意想看什么，只是随意信步走走。有时候就在寺町通一家叫 Smart 的咖啡店坐一下午，白头发的老板慢悠悠地煮着一杯咖啡。我来过，在这个角落坐过，看着一个青鬓白

皙的青年这样慢条斯理地调制咖啡，留声机还是放着那一首歌。

那年轻侍者把咖啡恭敬地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我没有听懂的话。

“无明所系……”啊，是因为不懂，所以要一次又一次重来吗？看不懂，听不懂，无法思维；以为懂了，并没有懂，只是在巨大的无明中，一次又一次重来，做没有做完的功课。

（若 梦摘自湖南美术出版社《舍得，舍不得：带着《金刚经》旅行》一书，吴冠英图）

时 光

●蒋 勋

有彻底了悟吧。

总是切不断的牵挂、爱恨，像一次又一次的回头。回头时，看到漫天花瓣如雪花飞舞；回头时，水渠里满满的都是飘落的樱花；回头时，樱花落在风中、水中、尘泥中，化为乌有。残枫红艳如血，触目惊心，也只是肉身又来了一次吧。不堪回首，仿佛回首时，斑駁漫漶，只剩沉沉墨色里一方令人心一惊的朱红印记还

国家在怎么启蒙呢？

一位温哥华的朋友，把他 5 岁孩子上学前班的第一课发来，译成中文的，是这样一篇小小课文：

我很高兴我就是我
没有人看上去和我一样
我注意到这是真的
没有人像我这样说
没有人像我这样走路
没有人像我这样玩乐

没有人像我这样叙述

我很特别
我就是我
我不想成为其他任何人

这篇课文，真的很特别，这是我作为中国“老家长”的读后感。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不想成为其他任何人”，那还怎么教他“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呢？

（萌 萌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2期）



●邵燕祥

别样的启蒙

近年来，当我们在用《弟子规》之典籍籍向今天的青少年进行“启蒙”补课时，别的



“《读者》光明行动”(35)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丙申猴年伊始，“《读者》光明行动”三方发起人——北京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董事长冯丹葵、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王林、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齐聚北京，就2015年年度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讨论了2016年年度工作计划。读者杂志社社长富康年表示：新的一年，“《读者》光明行动”将继续在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开展义诊，并进一步细致、透明地使用好善款，以期救助更多贫困家庭弱视儿童。

泰山作为“五岳之首”、秦始皇封禅之地，旅游业非常发达，这里也会有贫穷的家庭吗？还有需要帮扶的孩子吗？2016年3月10日，“《读

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来到山东泰安，6天的时间里为市辖6个区域的1625名患有眼疾的孩子检查了视力，并确诊其中278个孩子为弱视。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本月底即可入院接受免费治疗。

在泰安宁阳县磁窑镇，几位带孩子来检查视力的村民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生活的艰难：每年3月种上花生，浇水、打膜、施肥、除草，忙碌到7月，不遇旱涝，一亩地可以收获300多斤花生。最近几年花生降价厉害，每斤只能卖到3块多钱，去除之前的花费，挣不到多少钱，有时还要倒贴。小晶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9岁的她戴着800度的眼镜也只能看到视力表的

第4行。她的爷爷奶奶患有高血压、肺气肿，需要常年吃药；妈妈不幸得了甲状腺乳头状癌，去年做了第二次手术，颈部两侧还留着清晰的疤痕……工作人员送给小晶一个春节期间大家捐赠的爱心护眼礼包，小晶特意去洗了手，但雪白的精细目力训练插图板和孩子因长期做农活而粗黑皴裂的手还是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在鲁中南山区，像小晶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读者》光明行动”第22批筛查活动计划在此救助50名贫困弱视儿童。

微信“扫一扫”，帮助泰安贫困弱视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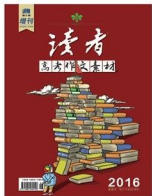


2016年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第8版)重磅推出

《〈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自2009年推出以来，以广泛的内容题材、独特的视角观点，帮助考生启发心智，拓展视野，活跃思维，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写作素材，提升写作能力，赢得高分，受到了广大考生的青睐。

2016年《〈读者〉高考作文素材》增刊在前7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更新，并首次加入了《〈读者·校园版〉》的内容。本版增刊分为“观点”“美文”“意林”“轶事”4大类，篇



幅短，有思想、有趣味，方便考生短时间内熟读掌握。版式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设计更加疏朗、轻松。希望在各战高考的紧张氛围中，为考生提供一份既能放松心情，又有阅读乐趣，更能助力高考的文化产品。

定价10元，120页，各地报刊

亭点均有销售。也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关注读者微信(duzheweixin)进入“文房”购买。

